

書叢學自年青

# 話講題問族民

蕭友清吳



書叢學自年青

# 話講題問族民

著友清吳

行發店書活生海上

月七年五十二國民華中

---

書叢學自年青

# 話講題問族民

每冊實價叁角  
外埠酌加寄費

印刷者

發行者

著者

生活印刷所

生  
上海福州路  
活  
第三八四號  
書  
店

吳清友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七月

---

# 序言

在帝國主義時代，民族問題已變為民族·殖民地問題了。正在陷入殖民地化泥潭中的中國青年，對於民族問題認識和研究，實在不是『學究』的工作！

這本書為着適應青年自學之用，關於民族問題的研究方法，歷史過程，具體例證，以及基本論綱，都加以扼要的敘述；但是在幾萬字的小冊子中，要『詳盡無遺』是不可能的。至於錯誤之處，則更屬難免，這有待於讀者的善意的批評和糾正，尤其是文字的通俗化一層，作者認為是不夠的。

近年來中國學術界對於民族問題的研究，已有一種新的活躍氣象，這不僅是因為整個中國民族已立在存亡的關頭，而且是因為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國內許多少數民族問題亟待合理的解決。從這種意義上說，這本書對於關心中國民族前途的青年，或許有一點參考的價值吧！

吳清友，一九三六年七月一日於上海

# 民族問題講話目次

## 第一章 總論

第一節 問題之提法……………一

第二節 民族之定義……………三

第三節 人種論之錯誤……………六

第四節 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三一

## 第二章 資本主義初期的民族問題

第一節 民族國家之產生……………四三

第二節 民族國家創立的前提

四

第三節 民族壓迫與改放運動及民族思想

五

### 第三章 工業資本時代的民族問題

第一節 西歐的民族運動與民族問題

六

第二節 東歐的民族運動與民族戰爭

七

第三節 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民族問題

七

### 第四章 帝國主義時代的民族問題

第一節 帝國主義與民族問題

九

第二節 民族問題——帝國主義時代矛盾的根源

九

第三節 帝國主義時代的民族國家……………九

第四節 帝國主義時代的民族自決權……………一〇五

## 第五章 近代幾個現實的民族問題

第一節 歐洲少數民族問題……………一二三

第二節 東方弱小民族問題……………一二八

第三節 猶太民族問題……………一三三

第四節 黑人問題……………一三六

## 第六章 蘇聯怎樣解決民族問題？

第一節 帝俄統治下的民族問題……………一三五



第二節	十月革命與俄國民族問題	二七
第三節	蘇聯民族政策與民族文化	三四
第四節	蘇聯解決民族問題的國際意義	四〇
第七章	中國民族問題	

# 第一章 總論

## 第一節 問題之提法

民族問題在今日不僅是個別國家範圍內的局部問題，而且已經成爲國際規模內的一般問題了。

民族和民族問題的產生與發展，及民族問題性質的變化，以及民族問題解決方法的差異，都與社會發展的各階段息息相關。

如果我們把資本主義主要地分爲工業資本主義時期，帝國主義時期和戰後資本主義總危機時期，那末，無疑的，第一時期是封建制度和專制制

度沒落的時期，是資本主義升達的時期，是封建制度與資本主義，封建主與資產階級你死我活地鬥爭的時期，是客觀歷史決定資本主義勝利的時期。這個時期也就是形成民族，創立民族國家，產生民族運動，反對民族壓迫的時期（主要在西歐）。

第二時期是資本主義發達最高階段的帝國主義時期，是資本主義的衰亡時期。在這個時期，自由競爭已越出民族國家的界限，牠以征服落後的地帶來擴充牠自己的領土。這個時期，在新的基地上加強了民族的壓迫，同時把民族問題轉化為殖民地問題了。

第三時期是帝國主義大戰，蘇聯十月革命，和全世界被壓迫民族解放鬥爭，動搖了資本主義制度基礎，以及資本主義內在的日益增長的矛盾，使牠陷於週期的空前尖銳的危機的時期。這個時期，世界資本主義鎖鍊發

展薄弱的環節，隨時而且已經爆發了社會主義勝利的革命，這個時期也就是消滅民族壓迫，把各民族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置於平等地位的時期，（暫時只有蘇聯）。

因此，我們研究民族問題，首先須從具體的歷史分析着手，區別每一時期民族問題形式與內容的差異，以及牠在個別國家中所具的特點。因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是不平衡的，近代的社會也不是『純粹的』資本主義社會，甚至在資本主義最發達的國家裏，直到現在還保留着前資本主義形態的殘餘；此種殘餘在東歐和東南歐各國中，也還是有的；至於殖民地世界的亞洲和非洲，那裏絕大多數國家正在走上資本主義初步的發展，其前資本主義的關係，還具有壓倒的勢力。因此，目前民族問題在資本主義發展的『先進』國家中，大體上已經解決；但在資本主義發展落後的國家中還

不失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中心課題。民族的壓迫，在蘇聯已經根本剷除了。而在其餘的世界還是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病態的癥結。同時在我們這一時代，這些問題徹底的解決，是跟世界革命的整個行程分不開的。

研究民族問題應從社會發展的歷史階段，應從個別民族生存的具體環境做出發點，這有着很大的方法論上的意義。例如，我們承認每一民族有自由地決定其命運的權利，在不妨礙別個民族利益的條件下，有隨意地建立其民族生存的權利，牠有自決權，牠甚至於有分立權，但這絕不是說每一民族無論在什末條件下，都應當這樣做，更不是說無論在什末地方，這樣做都有好處。牠採用自治制，或採用分離制，或採用聯邦制，應當以有利於某一民族大多數人（勞動者）的利益為前提，換句話說，牠應當根據其

週圍的具體歷史條件製定解決民族問題的方案。

約瑟夫說得對：『環繞於某民族的經濟，政治，和文化條件，是解決究竟應當怎樣建立某一民族，在將來憲法中究竟應當採用何種方式諸問題的唯一鑰匙。在這種情形之下，每一民族，其問題需要特殊的規定，這是很可能的。如果說這裏需要辯證地提出問題，那末就在這裏，就在民族問題上』。

最近幾十年來，民族問題的涵義有着許多重要的變更。在工業資本主義時代與金融資本主義時代，民族問題不僅在容量上而且在內部的性質上也大大地不同了。

第一，以前人們對民族問題只局限於所謂『文明』民族問題，例如歐洲的改良主義者就只注意歐洲統治民族支配下的愛爾蘭人，匈牙利，波

蘭人，芬蘭人，塞爾維亞人(Serbs)的革命運動，至於千千萬萬在歐、美資本主義鐵蹄下過着奴隸生活的亞洲和非洲的有色人種，他們是置之度外，不聞不問的。這些人們自己首先就懷着民族的成見，把民族分爲白種的與有色的，『文明的』與『野蠻的』，『進步的』與『落後的』，要從牠們這裏獲得解決民族問題的正確原則是不可能的，要從他們那裏獲到解放殖民地民族的聲援，更屬徒勞。現在思想健全的人們，對民族問題的觀點完全不同了，凡有共同的語言，文字，領土，經濟生活，及心理結構（文化）的人，才算是一民族，牠有獨立與自由的國家生存權，而無所謂白色人種，與黑色人種，或黃色人種之分，無所謂歐洲人種，與非洲人種，或亞洲人種之別，無所謂『文明』人種與『野蠻』人種之異，更無所謂『進步』人種與『落後』人種之差，這樣一來，民族問題與殖民地問題

聯結起來了，這樣一來，民族問題已由國內的局部問題轉化爲國際的一般問題了。牠已成爲宗主國及殖民地被壓迫民族從帝國主義羈絆下解放出來的世界問題了。

以前人們對民族自決權，往往很狹義地解釋爲自治權(Autonomy)。歐洲的改良主義者甚至把民族自決權變爲文化的自治權，就是說，被壓迫民族只有權利創立其文化的機關，至於政治的統治權則依然握在統治民族手裏，而不去觸動牠。因此，原來作爲反對侵略的武器的民族自決概念，變爲擁護侵略的武器了。現在思想健全的人們，對於民族自決權的涵義界說可以說已經確定了，他們認爲民族自決權者，即被壓迫民族自由地和獨立地過其民族生活應有的權利，即殖民地被壓迫民族與宗主國完全分立的權利，即民族有獨立國家生存的權利：這樣一來，改良主義者便不能像在



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時那樣，把民族自決權當做自治權去欺騙羣衆，去擁護侵略者了。這樣一來，民族自決權就成爲暴露帝國主義者陰謀和狹義愛國主義者煙幕的武器了，就變爲以國際主義精神來教育羣衆的工具了。

第二，以前人們把被壓迫民族問題只當做純粹的權利問題去把握，將被壓迫民族與壓迫民族間的矛盾歸納爲『平等』問題的爭執。這些人不了解，而且不願意了解資本主義制度是少數人榨取絕大多數人的制度，是少數統治民族壓迫多數被統治民族的制度；在這種制度下來談民族的『平等』不僅是公開的說謊，而且對被壓迫民族簡直是一種莫大的侮辱。現在思想健全的人們，可以說已經揭穿了，對於資產階級關於民族問題的此種法理觀點，牠們主張在變革社會制度的原則之下，來爭取民族的真正平等，牠們主張以先進國家的工人運動來援助被壓迫民族反對帝國主義的鬥

爭。

第三，從前人們常常把民族問題當做改良主義的個別而孤立的問題去觀察，不願意把牠和推翻帝國主義問題——世界革命問題相聯繫起來，認為民族問題是獨具一格的，牠自會逐漸地，和平地獲得解決的。這種有損被壓迫民族利益的錯誤觀點，現在再也沒有人加以贊許了。世界大戰和俄國的『十月革命』證明了資本主義國家裏勞工與資本的鬥爭，如果沒有弱小民族反帝運動的有力的聲援，是不能獲得澈底的成功；同時弱小民族的解放鬥爭，如果沒有資本主義國家勞動階級社會革命的贊助，也是不能獲得澈底的勝利的。所以在這種立場上說，削弱帝國主義力量的民族解放鬥爭是世界革命重要的一環，而且就今日被壓迫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內部所隱藏的革命可能性來說，也並沒有枯涸，恰恰相反，牠正在方興未艾地

生長、發展的過程中，牠們的反帝任務是和以推翻資本主義制度爲目的的世界革命任務相一致的。

民族問題的研究，對現代中國青年具有特殊的意義。因爲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同時又是一個被壓迫民族的國家，舉凡一切民族的矛盾在中國都如水晶般明亮地反映出來。中國給我們供給了探討民族問題的豐富材料。我們應當肯定地說，中國要獲得自由與解放，不僅要解除國際帝國主義加諸我們的民族壓迫，而且還要合理地解決國內的民族問題。這兩個任務相互之間有着密切的聯繫，而是不可分開的。歷史的事實告訴我們，每當帝國主義者企圖瓜分或獨佔中國的時候，他們屢次都竭其全力來利用中國內部的民族矛盾和糾紛（所謂邊疆問題），『滿洲國』的創立，內蒙的『自治』，以及帝國主義在西藏，新疆，雲南的陰謀，都是具體的例

證。

## 第二節 民族之定義

要了解民族問題的涵義以及怎樣才能解決民族問題，首先我們必須了解民族的概念。因為理論上分析民族的概念，並不是學究式的經典的探討，而是獲得民族問題正確的政治結論和製定合理的民族綱領的必要前提。

世界民族問題的權威約瑟夫氏於一九一二年底曾在雜誌上，發表了一篇『科學社會主義與民族問題』的論文，他給『民族』下了一個最正確、最完全的定義。他說：

『民族是歷史上形成的一種有共同語言，共同領土，共同經濟生

活，以及在共同的文化上面顯示出共同心理結構的固定集團。」

約瑟夫的這篇論文是有很大的歷史的意義的，因為該文發表於帝國主義大戰的前夜，即在俄國地主，俄皇非常反動的時期，同時亦即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生長的時期，那時俄國社會民主黨裏面對民族問題會發生了原則的論戰。這一論戰曾分兩派：一派是孟塞維克派（少數派），以猶太工人同盟為代表，他們贊成『民族文化自治』的綱領（就是奧大利派『社會主義者』林尼爾和鮑烏埃爾之流，關於民族問題所提出的主張）；一派是俄國社會民主黨的正統派，以布爾塞維克（多數派）為代表，他們提出民族自決權，作為民族問題綱領的中心。以後的歷史事變，特別是帝國主義的世界大戰與奧匈帝國的沒落而分裂為奧大利與匈牙利兩國，曾把『奧大利派』的民族理論打得粉碎，甚至猶太工人同盟也自願地或不自願地承

認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他們主張『民族文化自治權』是與客觀的環境不相符合的。

我們現在將約瑟夫所下的『民族』之界說，加以扼要的敘述。根據約瑟夫的意思，所謂『民族』無非是根據共同的語言文字，領土，經濟生活……心理結構（後者表現於文化的共同點之上）而在歷史過程中集合起來的一羣人類。從這裏首先可以看到，民族是歷史的產物，牠有着牠自己的起點和終點，牠不能存在於社會發展的一切階段之中，譬如民族不在封建制度下而只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才能形成，這種道理是十分顯明的。因為在封建時代，自然經濟的散漫性，封建主的領土割據，僧侶，貴族對文字壟斷等條件，阻礙了形成民族所必具的各種『共同性』的創立。尤其要着重指出的，就是當時自然經濟的散漫性不能作為一致的基礎。在資本主義制

度產生後，事情就完全不同了。這時在個人經濟間之聯繫的基礎上已經建立起經濟生活的共同性。關於這一點，海士（Carlton J. H. Hayes）在其現代民族主義演進史一書中曾這樣地說：

『縱使西歐在工業革命之前，已有頗為發展的民族意識，縱使智識階級一致地努力使其同胞成爲民族主義者，但是講同一國語的各種方言的大羣人民，仍是不能造成一個真正統一的政治實體，因爲機械的技術，尙未充分發展，不能使人民和思想在廣大區域裏，迅速地溝通起來。而且在工業革命尙不能使有力的國家政府施行其政治的時候，民衆對其民族國家也無從產生至高的忠誠。換句話說，現代規模生產和大規模經濟是各國民族主義向上發展的必要條件。』  
自然，民族的形成單靠經濟的共同性是不夠的，只有具備了一切形成

民族的標誌（共同語言，共同領土，共同經濟生活，共同文化），而且是歷史上形成的固定的集團，這才算是一個民族。『譬如基爾王國或亞力山大王國，雖然牠們也是在歷史上形成起來的，可是牠們是偶然結合的，彼此很少聯繫的團體，牠們的分合是以某個戰勝者的成敗為轉移，而不是固定的集團，所以牠們不能稱為民族。譬如奧大利和俄羅斯都是固定的集團，但牠們沒有共同的語言，所以他們不能稱為民族。譬如挪威人和丹麥人，牠們雖有共同的語言，但沒有共同的領土，所以牠們不能稱為民族。譬如英國人和美國人，牠們有共同的語言，但沒有共同的經濟生活，也不能稱為民族。英國人和美國人，不能構成民族的另一原因，是因為他們是兩個具有不同的心理傾向（民性）的人羣，這種不同的心理傾向，表現於牠們的文化差異之上。



我們再重複說一遍：『民族是歷史形成的一種有共同語言，共同領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在共同的文化上表現出共同心理結構的固定集團。』

奧大利派『社會主義者』鮑烏埃爾謂：『民族只是在共同命運基礎上結合而為共同性質結合的人民的總和』，那是錯誤的。這裏我們必須注意的有兩點：第一，只有上述一切特徵或標誌完全具備和存在的時候，才能構成一個民族，如果缺少或失去這些特點和標誌中的任何一個，都不能構成民族；第二，民族也如其牠的歷史現象一樣，是受變化法則所支配，有牠自己的歷史，也有牠自己歷史的起點和終點，而不是永久存在，一成不變的現象。

### 第三節 人種論之錯誤

我們分析民族問題的時候，必須把人種的概念弄清楚。因為人種論是帝國主義侵略弱小民族最喜歡利用的論據之一。帝國主義者把人種論應用到殖民地政策中去，常常說殖民地人民因為『天生的人種特性』，使牠們不能吸收高度的文化和獨立的發展，因此牠們應當服從白種人；也因為白種人『天生的人種特性』最會吸收高度的文化和獨立的發展，因此，白種人應當成為世界的統治者。帝國主義者把人類主觀地分為『文明人種』，『野蠻人種』，『開化人種』，『落後人種』，『優秀人種』，『劣等人種』等等，這有着很深刻的政治的目的。他們想拿這種『人種論』(Rass-entheris)來『證明』其殘酷的殖民地政策的『公正』和『合理』，藉以辯護資本主義的壓迫制度和剝削制度，藉以完成他們侵略的企圖。

每當殖民地人民不願意替壓迫者工作，或不服從壓迫者時候，帝國主

義者就說這就是『低劣人種』，不會吸收『高尚』文化的『證明』；每當帝國主義者企圖侵略和掠奪殖民地的時候，牠們就說牠們要『負起扶植、教導落後民族的使命』，意大利的對阿比西尼亞，日本的對中國，德國的對猶太人，都是很好的例證。實際上，這種論據並不是新鮮的。遠在前世紀中葉盛行販賣黑人的時候，美洲的奴主就提出類似的『人種論』，以掩飾其『光榮的貿易』。高爾斯特氏在其美國憲政史一書中曾經這樣說過：

『最不幸和最值得輕視的，恰恰是白種人自命爲文明的家族成員，牠們認爲誰想填起文明人種與野蠻人種間的鴻溝，使奴隸離開牠們，誰就是牠們的死敵。美洲和澳洲的禁止「黃種人的勞動」美國和南非的禁止黑人加入職工會，意大利的屠殺「黑炭頭」，德國驅逐猶

「太人……都是「人種論」實際應用後的「成績」。」

『人種論』也常爲帝國主義間用做爭取領土和市場的武器。例如革命前俄國所宣傳的『泛斯拉夫主義』，其意就是將一切斯拉夫的人民聯合起來，受帝俄的統治；美國所宣傳的『泛美洲主義』，其用意是將整個美洲歸屬美國，而排擠美洲以外的帝國主義國家的染指；又如日本所提倡的『大亞細亞主義』，其用意就是主張整個亞洲應當讓日本獨佔。

最奇怪的是被壓迫民族受着資產級階的影響，有時也應用『人種論』，例如美國黑人當中傳播的『加爾文主義』，是主張把全世界的黑種人聯在一起，並提出『回到非洲去』的口號；又如『泛土耳其主義』，在某種程度上，是主張把土耳其種的人民歸併到土耳其去；『猶太人復國主義』，很明顯的也帶着『人種論』的意味。這些論說，歸根結底，必然要爲帝國主

義者所利用，藉以達到剝削一切人種的獨佔權。

我們應當下一個界說，所謂『人種』者，是具有同一遺傳形式特點的種族總稱。牠受地理，氣候，歷史，經濟，政治，文化的客觀環境的諸影響，而形成不同的形體（如長頭型，中頭型，短頭型等）和皮膚（白色的，黃色的，黑色的等）。但資產階級的學者，對人種的概念是別具見解的。例如萊格教授(Prof. Dr. E. Reche)說：

『人種是自然科學系統的觀點。人種是生人的集團，其發展是獨自隔絕地進行，由於同一的根源中天然選擇而成，沒有異種份子的參雜，因為生理和精神上大部份的遺傳特徵，結合而形成某種統一性，又因為牠外表表現的形式不同，遂使這種集團與其他同類的集團根本分歧，而且集團祇永遠再造同種的集團，因此人種是一種「和

「諸體」，一種「人生形式」，或一種「本性」。「人種就是人類的分組」。

這種人種的定義是不正確的，因為依照萊格教授的意見說來，人種只是一種血統與本性的結合體，牠純是天然的原素。這樣一來，一種人與另一種人之間好像存在着絕對的差別，而不相融和的。他完全否定了人種本身，是受客觀環境的影響而變化的客體。

資產階級的御用學者爲着要替帝國主義作辯護士，常常作顛倒是非，「黑白不分」的勾當，這是毫不足怪的；但事實是最倔强的東西，自爲命「文明」人種的近代歐洲人，牠的祖先也是野蠻人。所謂「血統」和「本質」，牠完全是歷史過程的產物，而不是憑空掉下來的。說到人身的變化，特別是體重，身長，頭髮，皮膚，顏色等的變化，顯然是受地理，氣

候，經濟等條件的影響而來的。例如移住美洲的歐洲人，經過相當時期之後，牠的頭型就會變化。如西西里人的頭與中歐人的頭可以變圓一點，蒲海米亞人與猶太人的頭可以變圓一點；勞者肉體型與資本家肉體型的不同，也是隨着食物與職業而變化的。

帝國主義者認爲人種的（肉體的）特徵，對於人種集團文化的發展具有決定的意義；人種的次要特徵雖可稍加變化，然而主要特徵却是絕對不變的；在某種程度上，且認爲是『永久的』。他們所根據的理由，是人種的『血統』和『本質』絕不受依存於周圍的社會經濟的環境和社會條件的影響，因此，根據他們的意見，人種可以分爲『文明的』與『野蠻的』『進化的』與『落後的』，『高尚的』與『低劣的』，兩者間具着絕不同的智慧，才能，吸收文化及獨立發展的能力。換句話說，高等人種與低劣人種

間是具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牠是天賦的，而不受環境所變遷，牠更不能用人力加以更改，結論就是說低劣人種應受優秀人種的支配和統治，好像這是『上帝賦予他們的權利而不容反抗的』。這種人種論的另一目的，是想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不自覺的勞動者腦筋中起着麻醉和欺騙的作用，使他們忍受帝國主義的壓迫和榨取，而過着非人的地獄生活，以爲這是他們『命運注定的』，這是他們祖先血統的『罪過』，藉此削弱他們革命的銳氣，抗爭的精神，使他們如馴羊般備受帝國主義宰割，而『毫無怨言』！

目前帝國主義者正在積極準備殖民地世界第三度的再分割，於是『新』的人種論者爲着適應其主人的這種需要，又鼓其如簧之舌了。他們確定地以『生物的原理』來判斷人種的優秀，認爲各部份人民在生物上的不平等就是了解全部歷史過程的出發點。就是說，人與人不平等的根源是在於生物



上而不在於地理，氣候，經濟，歷史，政治，文化的等等客觀因素。『博學的鴻儒』杜林氏就這樣說過：『一個人種與另一人種間的區別，比人類與獸間的區別會更利害些。』照這樣說來，人種天賦的特性成爲決定的因素了，好像在人類社會中影響人生的是人種的分歧，而却不是社會經濟等生活與條件。『因爲同血統，同天性的人羣自然會積聚成一個人種，而許多人種互相接引和抗拒，就是整個歷史的推動力』，但人種之何以有相引相拒的關係，那『新』人種論者又拿出早已成爲爛調的『格言』：『因爲人種有優劣之區別』。依他們的看法，『天下本無事』，祇因人種優越的差別甚至超過『人與獸』的差別，所以世界就這樣擾擾攘攘不安起來了。因此『高貴屬性』應當成爲『安定的勢力』，他們應當統治世界，而其他『卑劣天性』的人種是『該死的』，他命當貧困，挨餓與滅亡。『新』人種

論者德國國社黨的理論家羅森堡甚至公然把人類劃分為兩大類：『主種』（Herrenrasse）和『屬種』（Untermenschenrasse），他認為白色人種是『主種』，而東方有色人種是『屬種』，『主種』天生而應當統治『屬種』。帝國主義者和殖民地人民間的矛盾，強國和弱國間的衝突，在『新』人種論者眼中，並不是什麼民族問題，而純粹是天定不易的種族問題。這完全是十足的帝國主義者的口吻。意大利帝國主義者說阿比西尼亞人是最劣等的人種，意大利對牠用兵為的是『宣揚文明』，把牠引上文明的道路；德國統治者說猶太人是『天生的賤種』，德國施行反猶太人的『清種政策』，目的是在保持日耳曼人『血統的純潔』，此種謬論，都是如出一轍。『新』人種論者所歌頌的『學說』，在現階段帝國主義殖民政策中已得到廣泛的應用了。羅馬帝國的精神，第三帝國的精神，以及大和民族

的精神都在『新』人種論的基地上『發揚光大』起來了。

現在我們在這裏附帶檢討所謂『東方落後』的問題。帝國主義者常常說東方（日本自然是例外，因為西方白種的德國老早就承認東方黃種的日本是牠精神上的同種）是『落後』的，東方的人種，尤其是中國人是『卑劣的』，他們所舉的理由多半是從經濟及所謂『排外思想』與私，愚，貧，病做出發點的。

以經濟不發展來判斷東方落後的人民，他們是根據所謂『工業心理的測驗』而來的，他們認為東方人民對於勞動的興趣不很高，常常懶惰成性，好守成法，不事革新，在道德上就表現出不負責任，在政治上就表現出沒有統一國家的能力；因此，這類人種是落後的。這個論據顯然與事實不符。大家都知道，東方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國家中的勞動者，他們在封建殘

餘及外國資本雙重榨取之下，他們勞動的強度和工時的延長，比任何『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勞動者都要繁重得多，尤其是東方的農民一年四季胼手胝足的勤勞精神，在西方任何國家中是看不到的，如果說東方人種懶惰成性，那末帝國主義國家也許得不到那末多的超額利潤，以建築其殖民帝國的金字塔吧。英國從『窮人國』——印度榨取的資財，就在世界經濟恐慌最尖銳的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也達四萬萬四千萬盧比，平均至少每八個印度人終日辛苦的生產要供養一個英國人。如果英國紳士們一定要說印度人民怠惰成性，那末只是英國資產階級認為印度人民所流的血汗還不能滿足其貪慾無厭的胃口罷了。

其次歐美帝國主義者根據『義和團』之類的事變，認定東方人的『排外思想』，是落後人種的特徵，那更是錯誤的。伊里奇在先進的亞洲，落

後的歐洲一文中說道：

『不錯，中國人真的憎惡歐洲人，但不過要問他們憎惡那一種歐洲人，並且爲什麼？中國並不憎惡歐洲的人民，因爲他們和他們是沒有衝突的，而是憎惡歐洲的資本家所保護的歐洲政府。中國人不憎惡那些來到中國只爲榨取，只爲利用其自誇的特權，只爲欺騙，掠奪和暴力，只想和中國戰爭藉以獲得毒化人民的鴉片販賣權（一九五六年的中英戰爭和中法戰爭），用虛偽的傳教來掩飾其掠奪政策的歐洲人是可能的嗎？歐洲資產階級的政府對中國老早就進行此種掠奪政策了。——公認此種掠奪政策是殖民地政策。一切資本主義工業迅速發展的國家都很快要尋找殖民地，後者，就是工業發展薄弱的國家，那裏多少以家長的生產爲特徵，那裏可以推銷工業品，以及在那裏榨取

富足的資財。』

伊里奇顯著的這一段話，很明白地道出了白種人臆造出來作爲斷定東方人種落後特徵的所謂『排外思想』，只是東方被壓迫民族忍不住帝國主義剝削的一種必然的反抗表示吧了。如果帝國主義者一定要說這是東方人種落後的天性，那就是帝國主義希望東方的人種只可與羔羊一樣馴服地任人宰割，不要反抗，不要掙扎罷了。

至說到貧困，疾病，不潔，是東方人種落後的表徵，那更是無稽之談。這恰如供給牛乳的母牛，被榨盡牛乳之後，主人還要說牠這樣的瘦弱，醜陋，是同樣地沒有理由，不值得辯駁的。實際上，在資本主義下，勞動大眾的失業，貧困，疾病，死亡的增加是必然的結果，是普遍的現象，牠絕不是東方『落後』人種的特產。

總之，東方人種『落後』的理論是西方資產階級反動的人種論的引伸，牠不是『天生的』而是『人造的』，牠是帝國主義殖民地政策的結果。我們應當認清東方人種『落後』的原因，不是『天性』，不是『遺傳』，更不是祖先『血統』的關係，也不是因為他們是住在東方，也不是因為氣候的酷熱；牠是特別社會、經濟、政治制度下的『常態』，更具體地說，牠是由於世界資本主義國家殖民政策施行的結果，是由於這些國家已經變成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緣故。

這些特殊的國民經濟，特殊的社會構造，特殊的文化狀態，都是由於世界資本主義過度剝削的結果。這些國民向前的發展，是被歐美的資本主義所束縛，因此，這些國家的人民在殖民地政治壓迫之下，不能過着自由與獨立的生活。歐美資產階級學者所稱的『東方』就是我們所說的『殖民

地世界』。這世界無論世界任何角落都存在着，並不局限於東方。只因歐美資本主義剝削與壓迫的結果，才使這些民族不能走上資本主義正常的迅速發展的道路。

因此，東方『落後』的原因，不是由於人種的差別，不是由於自然與太陽的關係，而是由於資本主義過度的剝削與帝國主義殖民政策的結果，這是『東方』落後的真正原因呵！

#### 第四節 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

在敘述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的關係之先，我們應將民族主義在資本主義國家中與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中涵義的不同，加以扼要的解釋。

在資本主義國家中，所謂民族主義是指某一民族的利益跟個別的民族



利益或全人類的利益相對立政策而言。這祇是統治階級的一種政策，因為牠是基於一個民族剝削（或企圖剝削）別個民族的。爲要把『牠自己』民族中的勞動大眾吸收到牠自己方面去（使統治階級易於剝削別個被壓迫民族），所以投放一些殖民地掠奪來的骨頭給這些羣衆，而資產階級的思想家和理論家就把民族主義描寫爲過去、現在、及將來在某民族中的一致覺悟意識。從資本主義發展以來，差不多把整個的民族世界都吸引入牠剝削的範圍中去了。當做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民族性，實具有更大的意義。

法國的拿破崙第三，德國的畢士麥，奧大利的溜格洛等，都造出有利於資產階級統治的『民族情感』的術語。資產階級的民族意識和政策，在多少容易提起民族情感的小資產階級中找到順利的基礎。在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中，小資產階級破產了，生活惡化了，而且不一定能夠了解牠自己破產的

真正原因；因此，小資產階級很容易走向統治階級方面去，而脫離革命，受着『對別個民族鬥爭』的口號所麻醉，實際上，就是反對別個民族的勞動者。統治階級把民族主義當做掩飾勞動大眾階級自覺的工具加以利用，當統治階級變成反動，就是說，變成生產力向前發展的障礙物的時候，特別想利用民族這個口號來號召。此外，在帝俄，在奧大利，在匈牙利，在南美，在羅馬尼亞諸國，那裏資本主義的發展較爲落後，那裏的民族主義帶着狹義的愛國主義的醜陋不堪的形式（如反猶太人主義等）。無情的暴力，野蠻的屠殺和無恥的挑撥，都成爲這種狹義的民族主義伴侶。狹義的民族主義，在帝國主義大戰爭時代如虎列拉的毒菌一樣傳播於全世界，她挑撥甚至製造民族的糾紛以遂行其國際政策的陰謀。在意大利，德國，捷克斯拉夫，匈牙利，波蘭，日本及其他資本主義國家，那裏有着社會主

義革命的萌芽，那裏反動的資產階級在機會主義者幫助之下，把民族主義當做反對『共產主義怪物』的武器。

民族主義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則具有不同的涵義。牠是爭取民族獨立、自由、與解放的政治武器，牠絲毫沒有包含侵略或剝削別個民族的成份在內，反之，牠是排除異族侵略和剝削的武器，牠是同情和贊助與自己處境相同的別個被壓迫民族解放運動的武器，因此，『聯合世界上被壓迫民族以平等待我的國家共同奮鬥』，成爲孫中山先生民族主義的基本綱領之一，這絕不偶然的。再，被侵略國家的民族主義，是求民族的平等與自由，那裏解放鬥爭的尖鋒是朝向反對帝國主義。以此說來，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革命的民族主義與帝國主義國家中以推翻資本主義剝削制度爲目的的勞工階級解放運動，其任務適正相同，因爲大家共同的敵人都是帝

國主義，大家的利益是相符合的。因此，就發現了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的聯鎖性。

所謂國際主義，是承認無論資本主義或殖民地國家裏，被剝削階級和被壓迫人民的利害休戚相共而言。真正的國際主義與革命的民族主義是互相爲用而不矛盾的。關於這一點，柏爾納·約瑟（Bernard Joseph）在其民族論（Nationality, its Nature and problem）一書曾經怎樣說過：

『國際主義也不會埋沒了民族的屬性。民族主義和國際主義是互相補充的，互相貫串的。各民族都漸漸地知道，他們的需要和企求都大致相同的，故不能在文化上或經濟上，與他族隔絕，或蔑視他族。人生的閱歷已經照示我們，世上有某些利益是不限於一民族的。民族

的份子既忠於一教會而無碍於其民族之心，所以他們也可以圖謀國際的利益，而不致有不忠於民族之嫌。

欲使國際的人生觀更濃烈一點，必須要使愛國，愛族的觀念推廣起來，超過與現在不同的程度。那個時候，人們便毫不遲疑的會為國際謀利益，而同時即為牠自己的民族謀利益了。現在一般人對於國際主義的誤解有卑爾（Bels）的話可以解釋明白，他說：「國際主義不是攻擊」「我們屬於我們自己」的觀念，而只反對「我們與你們無與」的曲解。」

真的，現時有些人，特別是改良主義者口頭上是承認國際主義，而事實上，則宣傳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者實不乏人。然而真正的國際主義，是要把一個革命鬥爭的利益擴大至世界範圍，要使全世界被壓迫民族和資本

義國家的被剝削階級都有充分的準備以推翻國際的帝國主義。自然在帝國主義國家內勞動階級中有些特殊階層，因受着資產階級從殖民地掠奪來的一部份利潤所收買，而濡染着民族的情感和界限，牠們是『助紂爲虐』的。例如英國的職工會，美國的勞工聯合會以及第二國際下面的其他各國工黨，一方面，拒絕國際主義，另一方面，却激勵祖國的狹義民族主義；只有被壓迫民族在民族解放鬥爭中鍛鍊和發展起來的民族主義，才充滿着戰鬥的革命精神。

然而我們應當確定，革命的民族主義與真正的國際主義是一個事物的兩面。他們不僅不互相衝突，而且是互相爲用的。唯有革命的民族主義者才是真正的國際主義者。譬如說被壓迫民族解放鬥爭的戰士，牠同時是同情和贊助其他被壓迫民族的獨立與自由的鬥士。譬如帝國主義國家內的勞

動階級，牠如果要推翻資本制度的束縛，牠需要世界被壓迫民族反帝運動的聲援；同時牠自己也很希望被壓迫民族解放鬥爭的勝利，而希望牠自己國家的敗北，這都是革命的民族主義者，也就是真正的國際主義者的例證。

帝國主義時代的經濟是世界的經濟，這個時代各民族間的經濟、政治、文化諸關係，都比較以前無比地密切；同時帝國主義已成爲壓迫地球上絕大多數人民的力量，這一力量是龐大的，牠只有在被壓迫民族和被剝削階級的聯合戰線下才能予以致命的打擊，以至於消滅，以此說來，革命的民族主義者應成爲真正的國際主義者，這是毫無疑義的。只有完成世界革命，才能澈底地解決民族問題，也只有大規模的民族解放鬥爭，才能實現國際主義。

因此，真正的國際主義者是反對任何的民族壓迫，主張徹底解放一切被壓迫民族的。中國革命的民族主義者，牠反對任何民族侵略，壓迫與干涉中國民族的生活，主張中國民族完全獨立、自由、與平等；同時也主張中國境內一切弱小民族（如蒙古，西藏，回人，苗人等）一律平等；帝國主義國家革命的民族主義者也同樣反對任何的民族壓迫；反對本國民族去壓迫、侵略與干涉中國民族及其他民族的生活，主張全世界各民族在完全平等互助的基礎上實現如蘇聯那樣的偉大的自由聯合，這就是國際主義與民族主義辯證的聯繫。只有全世界一切民族完全自由平等自決，世界上一切民族才能自由地聯合起來；但殖民地革命的民族主義者要實現國際主義的理想首先應當勇敢地堅決地爲自己民族解放而鬥爭，也如帝國主義國家革命民族主義者，牠首先應當勇敢，堅決地反對其本國帝國主義侵略與



壓迫殖民地民族一樣。國際主義者的終極目的是消滅民族的壓迫，把各地民族文化提到最高的水準，而實現全世界民族的統一與世界的大同。

誰如果不忠於民族解放事業，也就不能澈底地解除其民族的受壓迫，也就不能實現其國際主義的理想；因為不達到各民族的完全獨立與自決，也就沒有世界各民族聯合自由的可能；如果要實現世界大同的理想，必然地要反對任何的民族壓迫，因此，國際主義者必然是民族獨立與解放鬥爭中最英勇的戰士。如果有人認為在民族壓迫存在的條件下，可以實現國際主義，那就絕不是真正的國際主義，而是吞併主義，帝國主義，企圖以武力統一世界的拿破侖主義。

虛偽的民族主義者與狹義的愛國主義者結果必然地要否認國際主義而主張侵略、壓迫、干涉其他民族的生活，自覺地或不自覺地要成爲帝國主

義的忠實信徒和御用的工具。

問題：

- (1) 研究民族問題對我們有什麼意義？
- (2) 研究民族問題的方法如何？
- (3) 具備了怎樣的標誌才能形成民族？
- (4) 猶太人可稱為民族麼？
- (5) 為什麼在資本主義以前的社會不能創立民族？
- (6) 民族與民族的區別何在？
- (7) 帝國主義鼓吹人種之作用何在？我們應當怎樣揭破牠？
- (8) 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是矛盾的麼？

參考書：

- (1) 現代民族問題 郭真著 (現代)

- (2) 現代民族主義演進史 黃嘉德譯 (商務)
- (3) 世界人種問題 黃新民編 (光華)
- (4) 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 柯雪飛譯 (楊子江)
- (5) 新種族論 祝百英 (東方雜誌第三十二卷第二十一期)
- (6) 人種問題與民族問題 孫懷仁 (三卷一期世界知識)

## 第二章 資本主義初期的民族問題

### 第一節 民族問題之產生

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民族是歷史的疇範，而且是特定時代的歷史疇範。更具體點說，是資本主義飛躍發展時代的歷史疇範。因此，有人認為封建制度消滅與資本主義勃興的過程，同時就是把人們積聚而成民族的過程。這種例證可以舉出很多，例如西歐的英吉利人，法蘭西人，日耳曼人，意大利人等，都是在銳氣勃勃的資本主義克服了封建散漫性之後才形成民族的。這裏可以明白地想到，在資本主義發展之前，如現代意義的民

族問題是沒有的，因為那個時候，『根據共同的語言、文字、領土、經濟生活、……心理結構（後者表現在文化的共同點之上），在歷史的過程中而形成的一羣人類』的『民族』，還是沒有的。當時自然經濟的散漫性，不能提供這些一致的基礎。同時當時部落的戰勝者也沒有用多樣的交換及其牠的聯繫，與戰敗的部落聯結起來，前者只要求後者納貢，或者吸取其奴隸的勞動力罷了，而沒有強植牠自己的文化、語言、宗教、及習慣，強使他們服從。最明顯的實例，就是古代的羅馬帝國。在資本主義時代，事情就完全不同了。在這個時候，已經創立起廣泛的市場，把生產者廣大羣衆都引入商品資本主義關係的流轉之中。這在握有經濟命脈的新興階級面前提出統一國家的任務，把過去差不多完全自治，而且具有不同稅率、幣制、以及陷於不斷內亂和掠奪的割據地方都統一起來。因此，資產階級就

企圖建立大國，同時，他也企圖造成語言的一致，因為後者足以幫助交換的發展；所以資產階級竭力反對封建的散慢性，而想達到民族的統一，民族的文化等。從這裏可以看到，民族問題不是存在於一切社會的『永久』問題（但資產階級的理論家可不是這樣說明的），而只是在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中，在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中，才漸次形成的。

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民族問題，可分為兩個主要的階段：第一個階段是資產階級反對封建制度，以及封建制度在西方（現時在東方）消滅的時期。這個時期典型的民族運動，是把佔人類最大多數而又『最難抬舉』的農民吸引進去，以爭取政治的解放。特別是民族的權利。這個時期的民族運動，起於商業資本時代，終於工業資本的勝利，結成民族的國家以適應發展資本主義及自由競爭的需要；第二個階段是帝國主義與世界革命時代

的民族問題，這是資本主義的沒落時期，是消滅民族壓迫的時期。

## 第二節 民族國家創立的前提

歷史告訴我們，西歐各國民族國家的創立，是隨着民族的形成而俱來的。例如隨着英吉利人，法蘭西人，日耳曼人，意大利人的形成，而英吉利國，法蘭西國，德意志國，意大利國也出現了。

這裏我們應注意的，是創立民族國家的前提。我們已經說過，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也就是形成民族的過程。正在發展着的資本主義在某種經濟區域內，破壞了這些區域閉關性，發展了交通，進行各區域間的商品交換，并規定牠們中間的分工。總之，資本主義就是由這些以前多少過着孤立經濟生活的小經濟單位創立起來而成爲整體的經濟。這種經濟的整體就是

創立民族國家的前提。

從中世紀末期起歐洲的歷史是創立大民族國家的歷史。此種國家是具有統一的形式，牠對歐洲執政的資產階級是常態的。牠們爲要進行日益增長的貿易，首先要設法消除民族間齟齬的糾紛，因爲牠們認爲每個民族應當獨立，成爲牠們自己家裏的主人。因此，隨着貿易、農業、工業的發展以及資產階級力量的加強，到處生長了民族的情感，散漫的和被壓迫的民族都要求統一和獨立。封建的桎梏被擊破了，受力役制束縛的農奴變成自由農了，也有不少成爲牠自己田園和屋宅的主人。在城市中貴族的統治和等級的特權已經不存在了，貴族被攆跑了，而新興的資產階級獲得了參與政權的權利，牠把封建制度遺留下來而不利於工商業以及手工業發展的障礙物逐漸剷除了。民族國家的首先在西歐出現，就是因爲這裏已具備了創



立民族國家的經濟前提的緣故。

大家都知道，資本主義並不是到處都同樣地可以找到其發展的順利條件；也不是到處都可以找到煤和鐵，多量的工業原料，人口密集的城市，以及便利的水道和旱路的交通。資本主義的增長，更不是到處都能和國家的中央集權相均等，但是資本主義首先在西歐建立了牠的基礎，因為那裏比任何地方更容易地展開其活動，因為那裏經濟和文化的成就已經很大——工業原料異常的豐富。

在東歐和南歐形成民族國家的情形，略為不同。例如東歐的斯洛文尼亞（Slovenes）人和南歐的德意志人是受着斯洛文尼亞人的統治，經常與好戰的，把戰爭當做職業的，游牧的土耳其人，蒙古人相衝突，這些戰爭職業家在戰略和策略上比其敵人優越的地方就在善於騎兵的活動，能夠克

服遼遠和迴紆曲折的距離。長矛、短戟、是他們主要的武器，而壓倒移動笨拙的農業居民的軍隊；可是經濟的發展終於循牠自己的道路而前進。韃靼人施諸羅斯（即以後的俄羅斯）人的壓迫，終被推翻，至十六世紀時，莫斯科公國已轉取攻勢，同時南部土耳其人的軍事勝利也告一段落，經濟先進國的軍事技術終於戰勝了，這種技術是在已經站住腳根的資本主義基礎上創立起來的。

從這裏不難看到歐洲東南部的人民是經常在異族襲擊的威脅之下，因軍事的需要把一切都放在腦後了。軍事防禦的利益，要求用嚴格的國家中央集權，把一切領土集中起來受着統一的管理。最顯明的如莫斯科公國是在反對外部敵人進攻的行程中創立起來的；牠爲要戰勝韃靼人，牠必須克服國內幾乎『各自爲謀』的封土制的散漫性。在和韃靼人的鬥爭中，大俄

羅斯人就聯合而為中央集權的國家組織，從這個時候起，牠就把自己的領土愈向東部和南部擴充，至於在西部，牠的征服計劃並沒有實現。因此，在東歐就建立起在大俄羅斯人統治下的「民族國家」，以後就命名為「俄羅斯帝國」。被武力所克服以及被吸收與俄羅斯結成戰爭『聯盟』中的被征服者就在大俄羅斯的統治階級支配之下，在大俄羅斯國家中處於無權無利的地位；但莫斯科公國的創立，除外部的政治因素之外，專制制度的階級本質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奧大利哈布斯堡帝國的創立，也同樣地採用俄羅斯帝國創立的方法。

A·米寄維切在其『斯洛文尼斯的文學』講義中，關於一八四八年前奧大利的狀況描寫道：

『這個帝國境內計有三千四百萬居民；但老實地說，那裏的人口

不到六百萬人，因為這六百萬日耳曼人把二千八百萬其他人種置於自己的統治之下，如果把這六百萬人中再除去非日耳曼人種以及沒有參與政權的農民，商人和手工業者等，那末充其量也只有二百萬奧大利人統治着這末廣大的羣衆。」

因此，無論俄羅斯或奧大利把『土地集合起來』置於一個國家政權支配之下，這個事實發生於根據資產階級的原則而形成的民族統一之前。在外部情況壓迫之下，國家的中央集權跑在資產階級的發展之前面。在資本主義之前，已建立了從等級領土的國家組織轉化到民族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的必要前提，在奧大利已形成了此種等級和民族利益的『交錯』，把執政的官僚置於『超階級』，『超民族』的政權地位。至說到俄羅斯，這裏只有一種人——大俄羅斯人——牠依靠牠自己的統治階級的力量，有可能

提出集中的國家政權，而統治其他發展較爲薄弱的人民。在俄羅斯和奧大利，那裏資本主義的發展比西歐先進國家爲落後，也就是因爲這一點，那裏被壓迫民族的民族意識的覺醒也較爲遲鈍，使這些國家的貴族官僚上層份子能延長其對被壓迫民族和落後民族的統治。

約瑟夫在其科學的社會主義與民族問題一書中說道：

東歐的情形，有些不同，在西歐，民族發展而爲國家，但在東歐。則形成了民族間的國家，即從幾個民族所組成的國家。奧匈帝國，俄羅斯，就是如此。在奧大利，日耳曼人是政治上最發展的，他們便擔負了統一奧大利諸民族而成爲國家的事業。在匈牙利，馬扎兒人更能適應於國家的組織，他們是匈牙利諸民族的核心，又是匈牙利的統一者。在俄羅斯，大俄羅斯人起了統一諸民族的作用，他們已經

有了現成的，有力的和有組織的貴族官吏爲其首領。

東歐的情形，便是如此。

這種構成國家的特殊方法，只有在封建制度尙未消滅的條件下，在資本主義薄弱的條件之下，纔有可能，在這些條件之下，被推在後面的諸民族還來不及在經濟上團結而爲整個的民族。』

從這裏可以明顯地看到，東歐民族國家的形成與西歐相比較至少有三個不同之點；第一，東歐資本主義的發展較爲落後，牠因在外部敵人的襲擊之下，爲着適應軍事上的要求，牠急於成立中央集權的國家。如果說西歐民族國家的創立，首先是爲經濟的必要，那末東歐民族國家的創立首先是爲了軍事的需要。第二，西歐資本主義的發展較爲先進，那裏工業、商業、農業、交通發展的過程，提供了創立民族國家的經濟前提，那裏統一

的民族國家的創立是建築在多少已經發展的經濟聯繫之上，能夠創立單一的民族國家；而東歐主要是由於反對異族的軍事威脅，尤其是由於軍事上的勝利把被征服的戰敗民族以及經濟較欠發展的民族置於強有力的民族統治之下，而創立了多民族的國家。因此，東歐的民族國家多半是包括幾種民族的。在這些多民族的國家中，各民族的經濟、政治、文化的發展是不平衡的，那裏居於支配地位的，自然是經濟、政治等力量較爲雄厚的一個民族；而居於從屬地位的自然就是經濟、政治等力量較爲薄弱的諸民族。過去的俄羅斯和奧匈帝國，就是這種情形。在奧大利，經濟、政治最發展的是日耳曼人，牠們把奧大利等民族結成統一的國家，自己成爲支配者；又如在匈牙利，那裏最適合民族國家組織的是馬扎兒人（Magyar），他們就成爲匈牙利的中堅份子，而完成了統一匈牙利的事業，而在其鐵蹄下過

活的則有克羅特人（Croat）等。又譬如俄羅斯，那裏主要是因為抵抗韃靼人，在長期鬥爭中就形成以軍事貴族爲首的強盛軍事政治組織，牠們就負起統一的重任，這個民族國家建立成功之後，受其支配的有拉脫維亞人，立陶宛人，烏克蘭人，喬治亞人，阿美尼亞人等。這種多民族國家的形成，一方面是由於內部經濟發展的特性，另一方面，是由於外部情形的不同所決定，牠是在封建制度尚未消滅而資本主義又不甚發展，再加上軍事上的需要等條件下才有的，這裏被壓迫民族在經濟上尚未形成整體的民族的時候，中央集權的國家已經創立起來了。

## 第二節 民族壓迫與解放運動及民族思想

我們在上面已經說過，民族及民族問題是歷史的產物，是中世紀的封



建散漫性被克服之後才產生出來的。因此，民族形成的過程是與封建制度的消滅和資本主義的發展的過程相互平行的。這一點，我們在近代歐洲資產階級民族國家的創立中，可以找到許多證明。因為隨着商品貨幣關係的發展，國內市場的建立，經濟聯繫的密切，以及因交通工具之振興，使各地不同的方言溝通起來，具備了組成民族的前提，而中央集權的資產階級國家也應運而生了。自然也有因為外族的侵犯而急於自衛，在消滅封建制度，在形成民族以前，就創立了中央集權國家的。在這種情形之下，民族沒有而且也不能平均地，正常地發展起來，結果創立的民族國家是混合的，多民族的，資產階級的國家，這裏往往由一個强有力的民族來統治境內許多弱小民族，如戰前的奧匈帝國和帝俄者是。世界大戰後歐洲各國疆界強行劃分，有些戰前被壓迫的少數民族，雖已獲得解放，而創立了新興

的獨立國家，可是這些國家的統治權，還是握在強有力的民族手裏，其境內的少數民族依然未能擺脫民族的壓迫，於是少數民族問題，被帝國主義國際政策所利用，往往成爲近代政治糾紛的重要癥結之一，這可以說是由於民族形成過程的差異和民族自決權的未被實現所產生出來的民族壓迫的根源。

還有一種情形，就是當着資本主義繼續向前發展的時候，它需要廣大的商品銷售市場，原料根據地，和投資勢力圈。牠一方面，維持對國內弱小民族的壓迫，另一方面，又掠奪或分化衰老和積弱的多民族國家，把牠們變爲附庸，充作自己的新領土，尤其是在獨佔資本時代，帝國主義國家的侵略政策，實際上，均以這點爲核心；於是民族問題，聯帶到殖民地問題，民族壓迫由一國的框子擴大爲世界的範圍，榨取境內少數民族問題轉

化爲奴化全世界的弱小民族問題了。

我們應當確定，被壓迫民族與壓迫民族是兩個完全對立的客體，這裏不僅不能『和平共居』，而且也沒有任何平等的可能；就是說，資本主義控制弱小民族的基本彈簧——經濟剝削和政治統治——未被徹底剷除以前，民族的壓迫一日不能消滅，而且此種民族矛盾隨着獨佔資本的發展、法西主義的狂暴、以及世界經濟的恐慌而加深了。

民族解放運動的性質和內容，是隨着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的不同而有所差異。例如當封建關係大體已被剷除，資本主義已有相當發展的時候，多方面被外族資本主義排擠的被壓迫民族的資產階級，自然要產生一種民族解放運動。因爲資本主義的發展，至少是需要國內的市場和原料的根據地，所以在最初的民族運動中資產階級往往是主要的腳色，約瑟夫對這一

點會有這樣的說明：

『對於青年的資產階級的基本問題，就是市場。出售自己的商品，並與其他民族的資產階級競爭而求得勝利，——這就是這種資產階級的目的。因此，它的希望就是保障它有「自己的」，「本族的」市場。市場就是資產階級學習民族主義的第一個學校。

但是，問題往往不限於市場。統治民族的半封建半資產階級的官吏使用其「拖曳」和「不許」的方法來干與鬥爭。統治民族的資產階級（無論小資產階級或大資產階級，都是一樣）則有「更快地」和「更堅決地」對付自己的競爭者的可能。各種「力量」遂團結起來了，反對「異族」資產階級的種種限制辦法（此項辦法後來轉而為壓迫）也開始了。鬥爭遂由經濟領域轉移到政治領域。遷徙自由的限

制，語言的排擠，選舉權的限制，學校的減少，宗教的排擠等等，也都臨在「競爭者」的頭上來了。當然，這些辦法不但是爲了統治民族各資產階級的利益，而且可以說特別是爲了統治官吏的等級目的。但是，從結果上看來，這是毫無分別的；資產階級和官吏在這種情形之下是攜手并進的，——這無論在奧匈帝國，或在俄羅斯，都是這樣。

被壓迫民族中各方面受排擠的資產階級，自然而然地從事運動了。資產階級求訴於「下層同胞」，開始大喊「祖國」，把自己本身的事情看作全民的事情。資產階級從「同國人」中招募自己的軍隊，以保護「桑梓」……的利益。「下層人」有時也響應這些號召，集合於資產階級的旗幟之下，因爲從上而來的壓迫也連累到他們，而引起

他們的憤激。

民族運動便是這樣開始的。

民族運動的力量，是由民族中廣大階層——勞工階級和農民——參加這個運動的程度來決定的。……

民族運動的內容當然不會到處相同的：牠完全由運動提出的各種要求來決定的。愛爾蘭的運動，帶有土地的性質；波希米的運動帶有「語言」的性質，一個地方要求公民平權和信教自由，另一個地方則要求「自己的」行政官和「自己的」國會。在不同的要求中，往往反映出那些決定一般民族的各種特點（語言，領土等）。無論何地都看不見鮑烏埃爾式的包羅萬象的「民性」要求，這是很值得注意的，同時這也是很明白的；因為所謂「民性」，就其本身言之，是不可摸

捉的，希特拉爾說得很對，「政治家無法對付民性」（參看他的著作「工人與民族」，一九一二年版三三三頁）。

一般的說，民族運動的形式和性質，就是如此。但是，資本主義也在各國開始發展起來，貿易和交通正在發展。大城市正在出現。民族在經濟上正在團結起來。資本主義侵入於被壓迫民族的甯靜生活中，使這些民族感覺不安，并使他們運動起來。報紙和戲院的發展，國會和帝國會議的活動，都促進着「民族情感」的加強。已有的知識階層貫徹「民族觀念」，并且向着這個方向活動……。」

現在我們來說民族思想。民族思想最初發生於法國大革命時期，那時候的資產階級爲『第三等級』的首領，他領導全體民衆起都來作反封建制度的鬥爭。然而按之實際，『民族』一術語，最初實發生於愛爾蘭。愛

爾蘭的青年資產階級領導愛爾蘭民族——主要的是農民來反對英國的封建主及貴族。在意大利，保加利亞，舍利比，希臘，波希米（捷克），波蘭以及其他許多國家中的民族運動，其目的都是在反對統治的國家（奧大利，土耳其，俄羅斯等）。印度，中國，波斯，高麗等國的民族運動，其目的都是在反對歐美的帝國主義及日本。此種運動是解放的，革命的，雖然資產階級也曾參加這種運動，而且起了相當的作用。工農大眾，無疑的，是贊助此種運動和革命的。但是資產階級參加這個運動的動機完全和勞動大眾不同，後者是以取得社會解放為目的。資產階級利用工農大眾的民族解放運動，其目的是在打倒強有力的競爭者。因此，資產階級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有一一定的限度。當『社會下層』起來參加這個運動，當解放運動受工農大眾的影響而給他以威嚇的時候，他就對帝國主義妥協。



印度，波斯，阿富汗等國，都提供了偉大的民族解放運動的實例。以及資產階級叛變革命的事實。至富於妥協性的小資產階級集團及其政黨，則多半依附於資產階級的屁股後面。因此，在民族解放運動的各個階段上，參加這個運動的各個社會集團的態度是不一致的。

從上述一切中，顯然地可以看出，民族鬥爭是各資產階級之間的鬥爭。有時資產階級也能吸引勞動階級來參加民族運動，不過民族鬥爭始終是資產階級性質的鬥爭，因為民族鬥爭主要的是對資產階級有利益的。

然而從這一點并不能得出結論說：勞工階級不應當進行反對異族壓迫政策的民族鬥爭和參加民族解放運動。

因為自由遷居的限制，選舉權的剝奪，語言的排擠，學校的減少，以及其他其他的壓迫，對於勞動大眾的害處，也並不比對資產階級的為少，所有

這些壓迫，都是被壓迫民族中勞動階級精神和力量自由發展的障礙。當被壓迫民族不能利用自己本族的語言去開會和演講的時候，當他們的學校被人封閉的時候，那就談不到他們的精神上的稟賦的充分發展了。

### 問題

- (1) 創立民族國家的客觀需要性是什麼？
- (2) 西歐民族國家與東歐民族國家創立的過程在何不同之點？
- (3) 多民族的國家是在怎樣的條件之下才有可能？
- (4) 民族壓迫的根源何在？
- (5) 民族思想是如何產生？
- (6) 爲什末說民族運動是資產階級性的？
- (7) 被壓迫民族解放運動與世界革命的聯繫點在什末地方？

### 參考書

- (1) 民族問題 李達著 (南強)
- (2) 民族論 劉君穆譯 (民智)
- (3) 民族主義原論 袁業裕編 (正中)
- (4) 民族問題之史的考察 任遠著 新中華第三卷第九期
- (5) 民族問題 張弼 (世界知識) 第三卷第十期

## 第二章 工業資本時代的民族問題

### 第一節 西歐的民族運動與民族問題

我們上面已經說過，初期發展的資本主義是積聚和形成現代民族的因素。只有破壞封建的散漫性，各地孤立性，和內部各自爲謀的關稅制度等，資本主義才能建立起民族經濟、政治和文化的聯繫，才能在極大的限度內來克服語言、法律和文化諸方面的地方特性，就是說，才能創立現代民族的聯繫。這種聯繫反映於語言，領土，經濟生活，心理文化等共同性之上。在這些條件下形成的民族，實際上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民族解放戰爭以及民族統一戰爭的產物。這些戰爭的尖鋒在奧大利是反對封建制

度，在意大利和德意志是反對『封土』。

民族和民族國家形成的過程，就是把地方手工業狹窄的市場變為工業的民族統一市場的過程。跟着牠而來的，還有許多民族團結的必要成份，如：促醒羣衆練習國語和文字，這是資本主義完全發展并使交換完全侵入窮鄉僻壤的必要條件，這是創立和增加內部市場容量的必要前提。

我們可以說，整個世界資本主義澈底戰勝封建制度的時代，是與民族運動有關的。這些民族運動的經濟基礎，就是資產階級爭取國內市場所必需的商品生產全部勝利，國土領土與說同一言語的人民密接，排除一切發展此種語言的阻礙，并把此種統一的言語應用於文學之中。語言是溝通人們情感的主要工具，語言的統一及其無阻的發展，乃是適應現代資本主義商業流轉能夠真正自由和廣泛地開展的重要條件之一，同時也是把市場與

大經營和小經營，賣者和買者，密切地聯繫起來的條件。民族國家的創立最能滿足西歐工業資本主義的這些需要，因此，牠是西歐民族運動的共同趨向。

從這裏可以看到民族團結和積聚，牠本身在西歐是資產階級革命必要的因素。伊里奇說道：『沒有民族的思想，要從封建制度轉到資本主義是不可能的。』沒有民族的國家，資本主義是不能夠推翻封建制度的。資本主義爲自己開闢一條道路之後，同時在民族的框中創立了積聚勞動者而成爲一階級的前提，亦即創立了他們國際團結的前提。這就是西歐大陸歷史過程的客觀內容，當時還沒有帝國主義，而只有朝向反對封建制度及專制制度的資產階級民族解放運動的進步現象。西歐民族形成和資產階級民族國家創立的過程本身，是一條民族戰爭、民族暴動和民族革命的長鍊，牠

貫穿了西歐這一時期的歷史，特別是一七八九至一八七一年的這一時期。

在一七八九至一八七一年這一時期所發生的真正民族戰爭，牠是羣衆的民族運動，反專制，反封建，推翻民族壓迫鬥爭的過程，同時也是在民族基礎上創立國家作爲資本主義發展前提的過程。

這些戰爭的主要內容和歷史的意義，是推翻和剷除專制制度和封建制度，消滅異族的壓迫。因此，這些戰爭是進步的。在法國的大革命中，雖包含法國人掠奪和征服異族土地的成份在內，可是牠絲毫沒有變更這些破壞和動搖整個歐洲專制制度和封建制度的戰爭的基本歷史意義。普、法戰爭時，德國雖然掠奪了法國，但這也絲毫沒有變更這一戰爭把千百萬日耳曼人民從封建散漫性及俄皇與拿破崙三世壓迫之下解放出來的基本歷史意義。

因此，一七八九至一八七一年西歐的民族戰爭，其基本的性質是民族解放或民族統一運動。

在這些反封建的民族戰爭和革命中，民族資產階級是民族解放運動的領導者，在鬥爭中民族資產階級多少倚靠於下層羣衆，尤其是農民。當時與行將沒落的封建階級的利益相對立的，是方興未艾的工業資產階級的利益，也就是全民的利益。昂格斯論一八四七年意大利的民族運動時，曾經這樣說過：『在這個時期的普魯士和在現時的意大利一樣，資產階級因其財富的增長，尤其是因牠對全民生活的工業及商業意義的增長，全國從異族統治之下解放出來都依繫於這個階級了。』不過也正因為資產階級領導的原故，此種運動——特別是較晚的階段——常常陷於半途而廢的結局，常常和封建制度妥協與投降。資產階級的此種無能，是由其階級地位所使



然的。但當時波蘭，愛爾蘭，意大利，德意志和匈牙利等民族革命的進步意義却是無庸否認的。

資產階級值得詛罵的地方，並不是因為牠領導了民族革命（這是歐洲革命的必要成份之一），而是因為牠不能把民族解放事業進行到底；不能動員羣衆去反對相互間有密切聯繫的封建制度，專制制度，以及異族的壓迫。馬克思昂格斯都無情地批評德國資產階級在一八四一年怯懦畏縮，出賣民族利益的政策，就是這個緣故。

所以無論在波蘭或愛爾蘭，也不論在意大利或德意志的民族運動中，不同社會集團的作用是不能不加以估計的。民族的戰爭和決鬥，自然是資產階級的主要成份之一，但必須把這些成份與土地革命密切地聯繫起來。很明顯的。一八四八年意大利革命失敗的一個原因或弱點，便是意大利民

族資產階級完全忽略了意大利的農民。如果牠當時嚴正地注意到意大利農民的物質狀況，那末牠的政黨所提出的口號『上帝與人民』一定能獲得更大的反響。無疑的，當時牠的政黨應當向資產階級和貴族宣告意大利獨立的第一步就在於完全地解放農民，使半佃農的土地所有制變為自由的私產，這樣以來，定能獲得千百萬人們革命情緒之高漲和參加民族統一事業，其革命意義是無可較量的。波蘭的民族革命也是一樣，牠的獨立是不能在推翻貴族和變更土地關係之外來進行的。波蘭克拉考夫（波蘭最著名的歷史中心城市）革命的意義，首先就在於革命的領導者深刻地相信只有德謨克拉西的波蘭才能成為獨立的波蘭，同時沒有剷除封建的特權，沒有把農奴式的農民變為現代的自由私有者的土地運動，也沒有德謨克拉的波蘭。克拉考夫革命給了歐洲一個光榮的列證，證明了民族事業與民主事業及被壓

迫階級解放事業是一致的。波蘭民族革命的中心任務是在毀滅封建的土地關係，也如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破壞法國的農村一樣。

愛爾蘭的民族運動對英國革命的發展也有特殊的意義，因為英國勞工階級解放的第一個條件，是推翻英國的土地貴族，可是這些貴族在愛爾蘭佔有強有力的地位，如果沒有觸動牠在愛爾蘭的物質基礎，便不能動搖牠在英國的權威。可是愛爾蘭資產階級的領導却阻礙了愛爾蘭羣衆革命運動的發展，因為牠的領導策略出發點是：『愛爾蘭是「光榮」之島，牠不能和其他罪惡的世界一樣，爆發階級衝突的火山。』

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到，為民族革命首要因素的農民是具有何種重大的意義，根據民族解放任務與土地革命任務的密切聯繫來說，農民參加民族革命是非常必要的。如果說在帝國主義時代，農民是民族問題的『核心』，

農民是能領導和進行土地革命到底的勞工階級唯一同盟者；那末在工業資本時代，農民是領導反封建鬥爭的資產階級的同盟者，這是毫無疑義的。

但是西歐的民族革命或民族戰爭，不是每一個都是進步的。愛爾蘭和意大利反對俄國君主專制，反對哈布斯堡王朝絕對主義，反對英國保守主義的民族戰爭，固然是進步的；但是普、奧的君主制度和封建制度，牠在本國資產階級幫助之下進行反波蘭，反意大利，反匈牙利的暴動，却是反動的，因為牠們保留民族的壓迫，正是他們用以保留封建，專制制度的人為工具。最明顯的，如匈牙利的斯洛文尼斯人的民族運動，正是俄國尼古拉和匈牙利哈布斯堡王朝的工具；所以民族革命的客觀意義和作用，須以其發展的個別階段和具體條件決定之。換一句話說，應以大多數人民的革命的利益為前提。

## 第二節 東歐的民族運動與民族戰爭

東歐民族運動發生要比西歐晚些。當西歐以創立資產階級民族國家的方法把民族問題基本上已告解決的時候，當資本主義在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已轉化到獨佔資本以其鉅爪抓着全世界的時候，東歐的民族運動才開始發展起來。資本帝國主義在東歐諸國中，常和軍事封建帝國主義交錯起來（例如俄國的帝國主義自由資產階級與俄皇的農奴帝國主義締結聯盟是），這一點特別明顯地指出東歐不能在資產階級革命的道路上來解決民族問題。

在東歐的各國中，譬如俄國和奧大利，那裏的少數統治民族壓迫着佔有其境內人口大多數的許多民族，此種壓迫多少帶着封建農奴制度的性質

，而且這些國家經濟和政治的落後性，滋養了這些反動的統治。雖然奧大利在一八六七年，尤其是在二十世紀最初十幾年，已向德謨克拉西的道路向前踏進一大步，可是無論奧大利或俄國，依然保持着民族的壓迫，俄國比奧大利的民族壓迫還要多些，壞些。至於巴爾幹半島的基本民族，如保加利亞人，塞爾維亞人，希臘人已經組成民族的國家，可是那些中心問題，如馬其頓人和南斯拉文尼斯人等民族問題還是沒有解決。

未解決的東歐民族問題，也如現時西歐所發生的愛爾蘭問題，亞爾薩斯 (Alsace) 問題一樣，在帝國主義時代，尤其是在帝國主義大戰時期，往往為交戰國利用以掩飾戰爭的帝國主義目的，利用以削弱敵方力量的工具。戰後東歐的民族問題，一方面被帝國主義用作規定和鞏固協約國帝國主義在歐洲領導權的工具，另一方面，被用作帝國主義報復和施行修正主

義的政治工具。

以前俄羅斯領土內未解決的民族問題，在『十月革命』中已用『和平的』方法，把資產階級革命未曾澈底解決的民族問題予以澈底的解決了；而且那裏民族問題正確的解決曾成爲保證革命勝利的有力條件。牠同時改變了東歐的民族關係。因爲蘇聯民族問題的解決，把俄皇制度壓迫下的民族通通解放出來，給東歐提供了實現民族自決權的絕好例證；可是帝國主義『解決』東歐民族問題就不同了，牠把一部分以前的被壓迫民族（捷克人，塞爾維亞人，羅馬尼亞人等）變爲現在的壓迫民族，把一部份以前的壓迫民族（馬扎爾人）變爲被壓迫民族，又把一部份以前的小壓迫民族（波蘭等）變爲現在的大壓迫民族（如波蘭在西烏克蘭壓迫白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因此民族問題在資本主義的東歐不僅依然未被解決，而且把這些

國家捲入獨佔資本的懷抱以後，反把民族問題弄得尖銳到極點了。

## 第二節 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民族問題

我們在上節已經說過，民族問題隨着各國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的不同，而具着相異的形態：第一種是在西歐和美國諸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那裏資產階級進步的民族運動早已結束，這些民族當中每一個都壓迫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民族；第二種是東歐的奧大利，巴爾幹，那裏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還未完成，那裏在二十世紀時，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運動特別發展，而且使民族的鬥爭異常尖銳；最後，第三種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那種資產階級的民主運動一部份正在完成，一部份還未結束。

在帝國主義世界大戰以前，革命政黨方面對於第二類國家內的民族間



題，曾發生過很熱烈的辯論。這裏有三個思潮：第一是奧大利派，以鮑烏和林尼爾等改良主義者爲代表，他們提出『個人自治』或『民族文化自治』爲綱領；第二是波蘭女革命家盧森堡爲首，她否認勞工階級有爭取民族自決權的必要，她認爲在資本社會的條件之下，實現此種權利是烏托邦；第三是俄國多數派，他們主張民族澈底的自決，以至於分立。

奧大利派『民族文化自治綱領』的目的，是在於保留一切民族的特點。這種解決民族問題的綱領，是跟勞工階級爭取國際主義完全相對立的，後者則主張消滅許多有害的民族特性。奧大利民族文化自治綱領的最大錯誤，就在於把民族分爲小組，在資產階級領導之下進行所謂『文化的自治』，而不主張各民族勞動者聯合起來去反對資本主義。此種綱領的出發點，是認爲資本主義社會裏一切階級的共同點，就是民族的文化，這顯然

與客觀的真實性不相符合的。

『在每一民族文化中，都有（雖然未盡發展）德謨克拉西文化和社會主義文化的成份，因為每一民族中是有勞動者和被剝削羣衆的，牠們的生活條件不可避免地要產生德謨克拉西和民主的意識形態。但在每一民族中，也有資產階級的文化（而且大多數還是充滿着毒素的），不僅是『成份』，而且已成爲統治着的文化。因此，所謂「民族文化」一般地說來，是地主，僧侶，有產者的文化』（伊里奇語）。

不過這絕不是說，勞工階級不應當看重民族運動，不應當進行反對民族壓迫的鬥爭。恰恰相反，勞工階級應當積極地，奮勇地參加革命的民族運動，牠只有根本剷除民族的壓迫，才能求得自己徹底的解放。

『撤除一切封建的壓迫，一切民族的壓迫，撤除一個民族或一種文字

中的任何特權，這是民主力量的勞工階級的絕對責任，這是勞動階級進行社會集團鬥爭的絕對利益，後者常爲民族齟齬的陰影所遮蓋和阻礙的。不過爲着這幾點來幫助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是非常有限的，牠只在某種歷史框子的限度以內——就是不背叛勞工階級而站在有產者方面的限度以內，這就是界限，牠常是很稀薄的』（伊里奇語）。

盧森堡的主張，適爲相反，他公然說：一切民族運動都是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勞工階級自然不應給與幫助。她反對民族自決權。根據她的意見，勞工階級對民族國家的創立是得不到利益的。此外，她認爲民族國家本身是抽象的。

如果把這幾種觀點與真實的歷史相對照，那末立刻可以發現牠們是不正確的。『從中世紀末期起——昂格斯說——歷史的工作是朝向把歐洲組

織爲大民族的國家。隨着商業，農業，工業的發展，隨着與此有關的有產者階級的力量增長，到處把民族情感增長了，凡散漫而被壓迫的民族，都要求統一獨立』。昂格斯又說『民族國家是歐洲統治資產階級的常態的憲章』，同時是『協調的國際互助的一定前提，如果沒有牠，勞工階級的統治是不可能的』。

盧森堡認爲在資本主義條件之下實現民族的自決，是不可能的，因爲小國在經濟上是依賴於大國的，因之，牠的獨立也是幻想的。盧森堡氏就這樣否認了民族自決的口號，她表面上是援引西歐社會主義政黨綱中沒有此種規定爲藉口的。

盧森堡氏的錯誤，在於她不會辯證式地解決問題，不會在歷史的具體環境中提出問題。西歐社會主義政黨中所以沒有此種口號，是因爲西歐國

家中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結束而創立了民族的國家（這些國家的社會主義政黨，對其本國所屬的殖民地沒有提出民族自決的口號，自然，是犯了機會主義的錯誤）。因此，盧森堡所作的許多結論，對於巴已經完成了資產階級民族革命的西歐資本主義先進國家，那是正確的；如果把牠傳播到當前任務還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不是單一的民族國家，而是多民族的國家，而且那裏發生過有力的民族運動的東歐國家，那就不正確了。至說到經濟上的倚賴關係，好像排除了民族自決，那末盧森堡在這裏把民族經濟獨立問題來代替資本主義社會中民族政治獨立的問題了。

拒絕民族自決的口號，在表面上好像是很『左』的論據，實際上，在被壓迫民族中幫助了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因為這加強了被壓迫民族的無產者對壓迫民族的無產者的不信任，使資產階級更易於進行『民族的自

大』，特別是『唯我獨尊』的『強大民族主義』，因此可以說，牠客觀上是擁護民族的壓迫。

俄國多數派的民族綱領，是在兩條戰線鬥爭中鍛鍊出來的：牠反對奧大利派多半公開的民族主義及其少數派——猶太工人同盟派的祕密選舉——同時也反對幫助大強國狹義愛國主義的盧森堡的『左派』。該派認為反對『民族文化自治』認為它是市儈式的反動民族思想，而擁護民族自決權，所謂自決權者即國家分立權之意。不過這兒我們要注意的，就是民族自決權不許與或種民族分立問題混合起來，牠應當以整個社會發展的利益，以世界革命的利益為出發點，在每一個別具體情形之下而求正確和適當的解決。

- (1) 西歐民族運動與民族戰爭的特點何在？
- (2) 東歐民族運動與民族戰爭的特點何在？
- (3) 農民在民族運動與民族戰爭中有何作用？
- (4) 民族自決權應用到歐陸國家應加以怎樣的區別？
- (5) 奧大利派提出『民族文化自治』的綱領。錯誤何在？
- (6) 盧森堡怎樣了解民族自決權？

### 參考書：

- (1) 民族問題 李達著 (南強)
- (2) 現代民族演進史 黃嘉德譯 (商務)
- (3) 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 柯雪飛譯 (揚子江)

## 第四章 帝國主義時代的民族問題

### 第一節 帝國主義與民族問題

帝國主義是表示，資本主義已轉化爲反動的因素，已轉化爲生產力發展的障礙物；在政治關係上說，牠表示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民主獨裁的形式，已被金融資本公開獨裁的形式取而代之了。此種轉變在民族問題上最明顯地反映出來。烏利雅諾夫曾說：『獨佔，寡頭政治，趨向統治的代替趨向自由，少數最富強的民族來剝削絕對多數的弱小民族——所有這些都產生了帝國主義的好多特徵，這些特徵表明帝國主義已是寄生的或腐化的



資本主義了。』在這些特徵中，民族的壓迫雖不說是唯一的，但至少是帝國主義最重要的一個特徵。如果說，民族問題在工業資本時代，是比較單純的問題；那末在帝國主義時代，牠與殖民地問題已息息相關了，牠已變爲民族·殖民地問題了。因此，資本主義在其工業發展的階段，一般說來，牠的作用是把受封建制度所壓迫的民族解放和統一起來；但是在帝國主義階段，資本主義則成爲日益增長的民族壓迫的因素了。在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爲了自己的生存，對於民族的壓迫已感到切身的利益；我們也可以說，民族的壓迫對於資產階級已成爲經濟的必要了。烏利雅諾夫曾說：『在反封建制度的鬥爭中，資本主義是民族的解放者；在帝國主義時代，牠已成爲最大的民族壓迫者了。資本主義已由進步的因素變爲反動的因素，牠把地球上的大多數人類變爲「列強武裝」鬥爭的犧牲品，牠借助殖民地，獨

佔，特權，以及各種各樣的民族壓迫，作為維持和保留資本主義制度的人為的工具。資本主義列強的瓜分世界，表示資產階級對於佔有殖民地、半殖民地和保護國、對於施行壓迫異族的方法，已感到切身的利害關係了。

獨佔資本奪取原料產地、商品市場、及投資勢力圈的鬥爭，早已超出民族的範圍。帝國主義的向外擴張，是表示由工業資本主義走向金融資本主義的過渡時期，這一擴張後來會變成了帝國主義強國重分世界的鬥爭。重分世界的鬥爭，對於鬥爭的每一方面是表示新的佔領，新的吞併，並創立殖民地剝削和民族壓迫的新槓杆。因為資本主義如果沒有加強對殖民地 and 保護國的壓迫，沒有帝國主義不同集團間的矛盾和衝突，它是不能發展起來的。在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是非強凌弱，非把弱小民族變為被壓迫民非，族剝削民族不可的。如果沒有政治和經濟上奴化民族和殖民地，

帝國主義是不能存在的。因此，把民族分爲壓迫民族和被壓迫民族，乃是帝國主義的本質。在帝國主義條件下，這一基本和重要的劃分是不可避免的。

帝國主義的一個基本特點，便是奪取經濟的地域，這是跟輸出資本和獨佔原料有關係的。這一鬥爭所佔領的某一領土，不一定每次都加以政治的組成，有時帝國主義也願意保留弱小國家形式上的獨立。例如，葡萄牙『獨立國』的地位，比愛爾蘭『保護國』的地位對英帝國主義有利得多。在這種情形之下，帝國主義只『限於』經濟和財政的束縛，對於對外政策的控制是『放鬆』的。如果我們沒有估計到這一點，就不能了解帝國主義賦予埃及、伊拉克、和菲律賓羣島等『獨立』的作用究竟在什麼地方？從這裏可以看到，帝國主義創立『自主國』的方式，完全是在看受牠所影響的某一國家的具體條件來決定的。烏利雅諾夫說道：『金融資本及與牠相適

應的國際政策（這一政策，歸納起來，可說是列強在經濟上及政治上力謀瓜分世界的鬥爭），創立了許多國家倚賴關係的過渡形式。這個時代的特徵，不僅有兩類國家：佔有殖民地的國家和半殖民地國家，而且有五花八門的保護國形式，此種保護國在政治方面，看去好像是獨立的，其實是依存於強國的。』

帝國主義發展的趨勢，是把經濟上所需要的地域用吞併的方法佔為己有，不過因為有其他帝國主義集團的抵抗，此種趨勢有時不能完全實現。隨着此種吞併而來的，則發生了特殊的民族問題。單是經濟或財政上的倚賴關係，還不是民族的倚賴關係，如果是這樣，那末我們也可以說革命前的帝俄是受法國民族的壓迫，這不是笑話麼？

民族問題只是產生於經濟的倚賴關係已轉化為超經濟的強制或者伴以

超經濟的強制的時候。超經濟強制的的外表形式，則是帝國主義經常的軍事佔領，強制的吞併，政治獨立性完全地或局部地消失等。自然，一切的經濟倚賴關係都相當地反映於政治的上層建築。經濟倚賴關係與經濟政治倚賴關係間的差別只是量的問題，不過此種『量』的差別會創立新的『質』，那是無疑的。

因此，帝國主義時代民族問題的尖銳化，首先是從帝國主義本身存在的侵略性中產生出來，牠的基礎是傾向於擴大和加強對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國家經濟的剝削。因為，『隸屬國和隸屬民族政治獨立性的喪失，對於金融資本有着莫大的「便利」和莫大的利益』（烏利雅諾夫語）。所以，近代的侵略主義與近代的帝國主義是分不開的。近代的侵略，就是用超經濟的強制手段來對弱小民族實施經濟的剝削，這一剝削乃是腐蝕的資本主義存

在的基礎之一。烏利雅諾夫說道：『兼併政策，是用金融、銀行、和帝國主義資本的聯繫來維持的。這就是現代帝國主義侵略的經濟基礎的所在。以此說來，兼併是「投在」被侵略國千萬企業裏面的億兆資本的政治上最有保證的利潤。因此，如果對推翻資本主義壓迫的工作不採取堅決的步驟，要希望帝國主義自動地放下屠刀，拋棄侵略，是絕對不可能的。兼併無非是鉅大銀行統治弱小民族的政治的表現和政治的形式，因為銀行的基礎是股票，而股票的積聚就是帝國主義的基礎。』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對弱小民族的暴力壓迫，是分不開的。所謂兼併者，就是把具有不同民族性的一切弱小國家『合併』起來，置於帝國主義鐵蹄下之謂。帝國主義的兼併主義，其最明顯的表現就是剝削殖民地，列強相互間瓜分世界，尤其是瓜分亞非兩洲的『落後』國家。因此，在帝國主義時代，民族問題的特徵，

便是『民族問題已經擴大，而變為殖民地問題了。民族問題已由國內問題變為世界問題了。』（烏利雅諾夫語）這種民族問題範圍的擴充和其轉變為民族殖民地問題，在世界大戰和俄國十月革命以後，尤為明瞭。俄國十月革命曾促進了落後各國民族解放運動的突飛的發展，這一民族解放運動，乃是資本主義總危機的主要徵候之一。

## 第二節 民族問題是帝國主義時代矛盾的根源

垂死的資本主義對於民族的壓迫極感切身的利害關係，牠把此種壓迫當牠自己繼續生存的必要工具，換句話說，牠借助於殖民地，獨佔，特權，以及各種各樣的民族壓迫作為人為地保存資本主義制度的必要工具。烏利雅諾夫說道，『此種對異族的壓迫，乃是人工地支持資本主義制度不

至陷落的源泉之一，也就是人工地支持帝國主義國家裏所流行的機會主義和社會愛國主義的源泉之一。『各種各樣的民族壓迫（歐洲新興國家內的民族壓迫亦在內）乃是資本主義存在的柱石之一，也是支撐資本主義制度暫時不至全部崩壞的主要因素之一；同時也是資本主義腐化的主要因素之一，這種因素要使資本主義不可避免的崩潰。這兒包含着民族問題的最深刻的辯證法，這是跟資本主義發展的一般矛盾性，特別是帝國主義的一般矛盾分不開的。帝國主義打破了民族國家的狹隘籬籬，而擴大了強大的統治民族的資本主義國家政權的範圍。它使所謂弱小國家和殖民地的千百萬被壓迫民衆跟這一政權對立起來了。

現在資本主義業已無法存在於民族國家的框子內。同時被壓迫的民族也不願而且也不能在強盜的帝國主義國家框子內存在了。這是生產國際性



與佔有和分配帝國主義狹隘性間的根本矛盾，同時也就是各民族經濟結合過程與此種結合的帝國主義方法間無法調和的矛盾。這矛盾是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所使然，而在資本主義下不能解決的。這個原則上的矛盾絕對不能緩和，而且因為下列的兩種情形，而一天天更尖銳起來了：第一，帝國主義把殖民地、保護國吸入世界經濟的漩渦，以適應宗主國的需要；第二，帝國主義者把在殖民地所獲得的超額利潤的一小部分，讓給他們所收買的土著買辦資產階級，作為剝削羣衆的媒介。

因此，『資產階級民族國家的框子，在資本主義發展的初期，乃是人類生產力解脫封建制度，而向前發展的支柱；現時竟成爲生產力繼續向前發展的阻礙物了。』（烏利雅諾夫語）帝國主義可以打破此種框子，但是牠所用的方法，不可避免地而且不能不產生一種恢復此種框子，創立新民族國

家的趨向，因為這方法就是暴力掠奪，政治奴化，和經濟剝削的方法呵。

約瑟夫把這種矛盾和其在資本主義之下不能解決的情形說得很明白。

他說：『因此，民族問題中有兩個方面，有兩種趨向：一個趨向是在政治上解脫帝國主義的羈絆，而成立獨立的民族國家，這一趨向是以帝國主義的壓迫和殖民地的剝削為基礎而產生出來的；別一個趨向就是各民族在經濟上的接近，這一趨向的發生是跟世界市場和世界經濟的成立有聯繫的……』這兩種趨向，對於帝國主義都是不可調和的矛盾，因為帝國主義的生存不能沒有剝削，不能沒有強制的佔有殖民地，因為帝國主義不能不用侵略和掠奪殖民地的方法把民族『接近』起來。但在我們看來，這些傾向只是一種事物的兩面，歸根結底，即只是被壓迫民族從帝國主義鐵蹄下解放出來的一樁事情。因為我們知道，把各民族聯合在統一的世界經濟之

內，只有根據相互信任和自願同意的原則才行，但是各民族自願聯合的道路，非使殖民地跟統一的帝國主義『整體』開分不可，非使殖民地變成獨立的國家不可。

這個矛盾使民族問題——歐洲的民族問題也在內——成爲資本主義解體的有力因素之一。民族問題偉大的革命意義也就隱藏在這裏，牠是帝國主義矛盾的一個基礎，同時也是勞動與資本矛盾的一個基礎，更是帝國主義國家個別集團間矛盾的一個基礎。因爲殖民地和保護國民族解放運動開展的關係，這一矛盾在根本上要打破帝國主義的障地，把殖民地和保護國從帝國主義的後備軍變爲世界革命的後備軍。

對於民族解放運動客觀的革命意義的估計，乃是列甯革命學說的柱石之一。他把民族問題看做革命後備軍的問題。他認爲千百萬的被壓迫民衆

乃是國際勞苦大眾的友軍。

## 第二節 帝國主義時代的民族國家

關於帝國主義時代的民族國家問題，這也是一個爭論的問題。例如盧森堡女士，她認為在帝國主義時代，民族國家問題已列在議事日程之外了；她把爭取民族國家以及民族戰爭的問題都否定了。她以為帝國主義時代是小國被大國所兼併的時代，而且世界政治地圖的變更總有利於大國。在這個兼沒的過程中，許多弱小民族都包括在戰勝國的國家系統以內了。因此，她以為在對外政策方面，不摧毀資本主義的基礎，而提出反帝的要求，那是十足的烏托邦。

拉狄克在其德國革命論文集中也說：『民族國家，即說同一語言的』

人民所組成的國家，從來不是資產階級的目的，牠只是把在地理上及軍事關係上最有利的地域作爲己有吧了。』從這裏可以看到，拉狄克不但否定帝國主義時代的民族國家，而且也否定了工業資本主義時代以及一七八九至一八七一年民族戰爭時代的民族國家。這兒應當指出的，就是盧森堡和拉狄克關於帝國主義時代民族國家的理論，是與托洛斯基對這個問題的觀點不謀而合。托氏曾經說過這樣的話：『民族國家消滅的時候已經到了』。托氏從這裏就得到這樣的結論：『在現今世界關係及集團力量配合的條件下，無論那一個殖民地，無論那一個被壓迫民族，不倚靠於某一帝國主義列強，不作帝國主義手裏的工具，便不能進行其解放的戰爭。落後民族的民族戰爭再不能有任何獨立的意義了。』

老『革命家』考茨基對於帝國主義時代的民族國家也抱着否定的態度。

他說：『對於每一民族要求國家的獨立，無疑的，那要求是過份的了。』根據他的意見：『民族獨立』一概念（即民族自決權），和民族的『國家獨立』（即民族國家的創立權），兩者不是同意義的。不過，『民族的獨立』在多民族的資產階級國家範圍以內是可以實現的，這從奧大利社會民主黨綱領中也可以看出來的，該黨要求奧大利的各民族，實行自治而不破壞國家的框子。

托洛斯基與盧森堡關於民族問題的錯誤觀點，首先是在於方法論的不正確。他們在考察民族問題的時候，是把世界經濟利益與民族國家間的矛盾放在第一位。實際上，世界經濟利益與帝國主義多民族國家或者殖民國家間的矛盾（帝國主義多民族國家或殖民國家阻礙着殖民地及保護國生產力的各方面的發展，並保存和加深了佔有的民族狹隘性），比世界經濟與

民族國家間的矛盾更深刻而更重要。因之，後面這種矛盾的解決，不是在民族國家被帝國主義所消滅，而是在一切革命的反帝的力量（在先進革命階級領導下的民族解放運動也包括在內）聯合起來，推翻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

盧森堡民族國家消滅論的方法論上的基本缺點，就是她的機械主義，她完全不了解，帝國主義雖然破壞了民族國家，加強了對弱小民族的剝削，可是帝國主義並沒有破壞了被壓迫民族爭取民族國家，爭取民族國家解放的鬥爭，反之，牠正促進了這一鬥爭。烏利雅諾夫說道：『帝國主義最基本的特性之一，恰恰就在於牠加速了最落後國家的資本主義的發展，因而也就擴大了和加劇了反對民族壓迫的鬥爭。這是事實。因此，不可免的是，帝國主義往往要產生民族的戰爭。這個時代，必然地要產生和滋養

反對民族壓迫勞苦大眾反對資產階級的政策。因此，第一，革命的民族的暴動和戰爭；第二，勞苦大眾的反對資產階級的暴力和戰爭；以及第三，兩種形式的戰爭的聯合在一起，都有可能而且是難免的。『此種鬥爭，把千百萬羣衆吸入反帝的戰線，牠在客觀上是革命的。否定反帝的民族運動的革命性質，就是說不把帝國主義當做資本主義發展的最後階段去把握，而把牠當做進步的資本主義來把握了，這樣一來，不是認定民族的完全解放，可以不經過革命，不破壞帝國主義的秩序；即能達到；便是不明白世界革命時代，各種反帝革命間的密切聯繫。

帝國主義戰爭，就是帝國主義者間重分被壓迫國家間的戰爭，這一戰爭，不可避免地要產生民族戰爭，這一民族戰爭是反帝國主義的，因而是世界革命的後備軍。世界革命並不是同時爆發和同一的行動，它包括着和領



導着一切被壓迫羣衆反對帝國主義剝削的運動。所以帝國主義是一種社會的形態，它跟民族壓迫是分不開的，因之從帝國主義的本質上便發生了這樣一個原則：『就是我們須把推翻資本主義的革命鬥爭，跟民族問題的革命綱領聯結起來。』（烏利雅諾夫語）

盧森堡對於民族問題的另一錯誤，就是她不了解農民在這個革命中的作用，更不了解帝國主義時代民族問題的本質是農民問題。她不明白，『農民問題乃是民族問題的基礎，及其內在的核心。』這也就是民族運動的內部力量的所在，也就是民族運動帶着深刻的人民性質，深刻的革命性質的所在，也就是爲了革命的勝利而可以利用它的所在。『不了解或輕視民族運動在根本上的農民性質，結果，在實踐上，必然要輕視民族革命運動的『內部的潛在力量』。』

#### 第四節 帝國主義時代的民族自決權

民族自決權是被壓迫民族天賦的獨立及自由生存的權利。科學的社會主義，把勞工階級爭取被壓迫民族的解放包括在自己行動綱領之中，並且說明東方及西方在帝國主義——宗主國束縛下的國家，都有獨立國家存在的必要。一八九六年第二國際在倫敦所召集的代表大會，雖曾經通過民族問題的議決案，但至多只給被壓迫民族以政治的自治權。第二國際的許多『理論家』，如鮑烏埃爾，司卜林格等，甚至把民族自決權只看做『文化自治權』；可是多民族國家的經驗（如奧匈帝國，如帝俄給芬蘭的『自治權』）告訴我們，政治的自治，並不能使被壓迫民族解脫剝削及事實上無權利的狀態。

在資本主義的國家中，到現在還沒有一個地方實現過民族自決權，雖然這個口號是一九一八年中歐革命的動力之一。現時捷克斯拉夫（斯洛伐克人，日耳曼人），波蘭（白俄羅斯人，日耳曼人，猶太人等）等國的少數民族，依然處於被壓迫的狀態，雖然各該國的憲法關於少數民族的權利，都有明確的規定。世界大戰以後，被壓迫民族脫離帝國主義的羈絆而組織獨立國家的，實在寥寥無幾。在一個階級剝削別個階級的社會裏，一個民族剝削別個民族的事情，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民族自決的口號，在這種社會裏是一種空話。民族自決權真正的實現，只有在建設社會主義的國家，只有在蘇聯才有可能。蘇聯不但承認民族自決權，甚至承認民族分立權，例如十月革命後，從前屬於帝俄的波蘭，立陶宛，愛沙尼亞，拉特維亞，芬蘭等，都沒有加入蘇聯，而獨自建國了。

在世界大戰前，歐洲的革命份子，關於民族自決權的問題，曾有過很激烈的論戰。盧森堡女士，曾謂在帝國主義時代民族自決權是一種『烏托邦』，民族國家根本沒有實現的可能。但烏利雅諾夫認為這是不對的。遠在一九〇三年，烏氏就指出謂，在資本主義下波蘭是有復國的可能的。以後挪威與瑞典的分立，便證明了烏氏觀點的正確。在世界大戰時，烏利雅諾夫曾預言：假如此次戰爭的結果，不破壞帝國主義發展的條件及其力量，反之，而在金融資本的勢力、聯繫、和壓力加強之下，歐洲成立波蘭、芬蘭等新國，如能完全『實現』的話，則第二次戰爭的結果，成立匈牙利，捷克等新國，也是更有完全『實現』的可能了。

因為反對民族壓迫的鬥爭的尖銳化，因為相互對敵的帝國主義集團間的矛盾的深刻化，以及因為較強大的帝國主義方面爭取特殊利益等等的原

故，不但可以成立，而且已經成立了在民族上受壓迫，在政治上附屬的國家。不錯，這只有『在特別順利的環境下，才有可能。在世界大戰後，尤其在俄國十月革命成功之後，才有此種機會。不論如何，目前有利於此種可能的機會，幾乎等於零。』（約瑟夫語）；但是烏利雅諾夫和約瑟夫二氏的此種說法，與盧森堡派認為成立民族國家『毫無意義』的形而上學的理論，絕無共同之點。在這種環境之下，所獲得的民族解放，自然，可以轉化為別一民族受已經解放的民族的資產階級所奴役，但是此種帝國主義的轉化絕不會改變既成的事實。

關於在帝國主義的範圍內，可以成立新的民族國家，可以『實現』這個問題，至少須有兩個嚴重的限制：

第一，在帝國主義時代，某一單一民族的政治獨立，雖然有實現的可

能，可是一切被壓迫民族的解放却談不到。烏利雅諾夫說得好：『如果民族自由的要求不是虛偽的辭令，不是掩蔽個別國家的帝國主義與民族主義的漂亮話，那末牠應當普及於一切民族和一切殖民地。不過此種要求，如果一切先進國家不發生革命，很明顯的，那是沒有內容的。不僅此也，沒有順利的世界革命，它是不能實現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德國很想愛爾蘭、印度和俄領波蘭『自決』，而協約國則希望亞爾薩斯和捷克自決；每個帝國主義集團都想利用『自決』來削弱牠自己的敵人。可是在戰爭中，一個帝國主義集團的失敗和削弱，即是別一帝國主義集團，勝利的反面，因而亦即是對於隸屬於牠的民族的壓迫的加強。帝國主義只能借助塞克西亞人和匈牙利人的手段來『保護』比利時人。因此爲要使一切民族獲得解放，必須要使兩個帝國主義的陣營都要同時失敗，這只有在反帝

革命勝利的結果，才有可能。

第二，在『世界帝國主義相互關係的範圍內所實現的政治獨立，是不完全的，畸形的獨立』，伴牠而來的則是金融資本的勢力、聯繫和壓迫的加強，把『被解放的』民族變爲帝國主義的附庸，把牠包括在世界帝國主義強國經濟和政治的勢力圈之內。所以資本主義存在一天，則一切這些要求的實現只是例外，而且是不完全的，曲解的。要真正而完全的解脫帝國主義的倚存關係，唯有用革命的方法，打破世界帝國主義相互關係的範圍才有可能。

### 問題：

(1) 帝國主義爲什加強民族的壓迫？

(2) 民族問題如何會構成帝國主義矛盾的根源？

- (3) 帝國主義時代民族國家問題應當怎樣提出？
- (4) 怎樣實現帝國主義時代的民族自決權？
- (5) 拉狄克氏怎樣了解帝國主義時代的民族國家？
- (6) 托洛斯基氏對民族問題錯誤觀點之根源何在？
- (7) 戰後創立的新民族國家爲何還不能剷除民族的壓迫？

### 參考書：

- (1) 現代民族問題 郭眞著 (現代)
- (2) 殖民地問題 吳清友著 (世界)
- (3) 民族論 劉君穆譯 (民智)
- (4) 馬克斯主義和民族問題 柯雪飛譯 (揚子江)
- (5) 民族問題 張弼 (世界知識第三卷第十期)



## 第五章 近代幾個現實的民族問題

### 第一節 歐洲少數民族問題

少數民族問題是歐洲政治生活中的毒癮之一，牠是歐洲，特別是中歐與巴爾幹關係發生病態的根源。歐洲是世界上少數民族最多的地帶，那裏的國家大半都由少數民族組成的。我們可舉一些簡單的數字來證明：譬如瑞典、挪威、丹麥、意大利、德國、英國、愛爾蘭、和紐西蘭等國，在全體國民中，少數民族至少要佔百分之五以上；在奧大利、法國、愛沙尼亞等國，少數民族至少要佔百分之十以上；在亞爾巴尼亞、芬蘭、匈牙利、

保加利亞、西班牙、和立陶宛等國，少數民族則佔百分之十至二十；在希臘、拉脫維亞、少數民族至少佔百分之二十至三十；至於羅馬尼亞和波蘭，少數民族幾佔百分之三十至四十；最後，在南斯拉夫，捷克斯拉夫和比利時，少數民族竟佔百分之五十。在歐洲一切資本主義國家中，少數民族計有八千萬人，約佔歐洲全部人口百分之二十。

歐洲的少數民族，可分為極端差異的兩類：一種是和原有民族國家的民族基本羣衆脫離的；一種是從來沒有組織成國家的；如西班牙境內的加達倫族，西班牙和法國境內的巴斯克族，法國及別國境內的卜列頓族，以及各國的猶太人，均屬於後者。屬於第一種的民族，則多半是在兼併的條件下，用強力使其脫離祖國的；如波蘭和羅馬尼亞境內的烏克蘭人；波蘭境內的白俄羅斯人；波蘭和捷克斯拉夫境內的日耳曼人等。在世界大戰以

後，歐洲曾有一種普遍的現象，那就是戰勝國常常利用少數民族以創立新國家，譬如斯洛瓦克人與捷克人結合而為『捷克斯拉夫』民族，克洛脫人，斯洛文尼斯人與塞爾維亞人結合而為『南斯拉夫』民族；佛蘭曼人的併入比利時民族，均係實例。

歐洲的少數民族，不僅在法西斯統治的國家中受到壓迫，甚至在宣揚『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民主憲政國家中，也有限制少數民族權利的法律存在着。許多國家的選舉法，都規定懂得國語的人才有被選權。少數民族是不許在國家機關服務和供職的。法庭上用民族語言作供詞，可說是例外。在牽涉少數民族利益的方面，少數民族自治機關的代表常為政府代表所排擠。歐洲採用少數民族語言的大學，除捷克布拉格有一所日耳曼人的大學之外，差不多是沒有的。有些國家甚至在初級學校也要取用統治民族

的國語呢！歐洲各國的少數民族，都有服務兵役的義務，但不准他們充當軍官和駐紮與他們祖國鄰近的地帶。並且少數民族的所在地，常常是統治民族的殖民地。我們可以說，少數民族在歐洲簡直是被壓迫民族的別名。

一九一四——一八年帝國主義大戰的結果，歐洲各國領土的界線又重新劃分一次，而成立了許多新的國家；同時在歐洲民族相互關係的領域裏也發生了鉅大的變化。

戰後歐洲許多新興國家，是在帝國主義列強矛盾極端尖銳、戰勝國與戰敗國分爲兩大對立營壘、以及蘇聯十月革命成功、中歐革命潮流澎湃等條件之下而形成的。當時歐洲資產階級國家的前面曾擺着一個特殊的任務，就是在東歐架起一座壁壘，以隔絕蘇聯革命與匈牙利及德國革命的交流；此種因素，使新興國家形成的過程愈益複雜，就是說，此種過程的性

質和步驟，完全是以戰勝的帝國主義集團（協約國，特別是法國）的利益爲依歸的。

我們知道，所謂少數民族問題，常被戰勝的帝國主義國家利用以削弱自己的敵人，或利用以斷絕蘇聯與革命化的中歐的聯繫。牠們利用『民族』國家的形式，組成忠實和可靠的前哨，籍以反對蘇聯和鞏固從戰勝德國後所得的成果。

帝國主義者利用過去被壓迫民族（如波蘭，捷克等）對壓迫者（帝俄與舊德意志等）的不滿和敵視，曾將領土和國界加以人工的分配，使牠們不至感受蘇聯和德國革命的傳染。大戰以後，帝國主義就在這種企圖之下，規定了新國家的界綫，重畫了新國家的版圖，他們絕不是依民族分佈的原則而加以合理的設施。

譬如捷克斯拉夫，那裏的捷克人只佔小部份，而日耳曼人則有三百多萬；上西里西亞的分割，以及南蒂羅爾 (South Tyrol) 的割給意大利，均是實例。

這裏我們可以看到，戰後新國家的創立，并沒使歐洲的少數民族問題得到澈底的解決。

## 第二節 東方弱小民族問題

帝國主義的一個主要特徵，是在於把全世界人類分爲絕大多數的被壓迫民族和少數擁有巨額財富與雄偉軍事力量的壓迫民族；如果我們把地球上現有的人類作爲十八萬萬計算，那末這裏百分之七十屬於被壓迫的民族，它們或者已成爲直接的殖民地，或者正在淪亡爲殖民地的過程中。東方

的中國，波斯、和阿富汗等就是屬於後者的國家。

因此，東亞在一般人的腦海中，也和非洲一樣，是一塊黑暗的大陸。這裏有無窮的寶藏和廣大的市場；這裏有奴隸和農奴，也有資本和地主。這塊廣大無垠，人口稠密的空間，老早已成爲帝國主義的資本殖民世界了。這裏是日本帝國主義吞併的目標；這裏是英國侵略的客體；這裏是法、美、德、意、葡、荷殖民者的對象；這裏是一切帝國主義者的生命線；這裏是垂死的資本主義的續命湯；這裏是國際帝國主義矛盾的紐結；這裏也是被壓迫民族及壓迫民族最後決鬥的戰場。在後面這一種意義上說，這一潭無波的止水，自受帝國主義的激盪以來，興風作浪已經不止一次了。最早一八五七——一八五九年有印度北部農民反對英國新地主的暴動；一八五〇——一八六四年有中國太平天國的農民革命；一九〇〇年有中國北方

的義和團暴動；一九〇七——一九〇八年有波斯的革命；一九〇八年有青  
年土耳其黨人的革命。到世界大戰後，這一運動更其風起雲湧了。例如一  
九一八年有印度孟買的大罷工；同年有君士坦丁堡的反戰運動；一九一九  
年有阿富汗反英的流血戰爭；一九二五——二七年有中國反帝的高潮；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後直到現在有中國如火如荼的抗日運動；一九  
三四年有印度『憲法』公佈後、印度民族解放運動的重新抬頭；一九三五  
年有埃及的反英運動，本年則有敘里亞的反法運動和巴力斯坦的反英抗爭  
等；這些事件，一方面，揭露了帝國主義者對東方弱小民族的暴行；另一  
方面，它表示了東方弱小民族反抗帝國主義屠殺的英勇鬥爭。現代的東方  
已經不是貧血的贅疣，而是世界解放運動的洪爐了。以人口的數量來說，  
它握着解決人類將來命運的鑰匙；因為東方弱小民族在帝國主義鐵蹄下要



爭取獨立和自由，必須反對世界的資本，反對國際帝國主義者的聯合力量。所以東方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是世界革命總過程中的一個組成部份。同時帝國主義在東方的衝突，也因東方弱小民族反對帝國主義封建制度的關係，而愈益尖銳和複雜起來。尤其自世界經濟恐慌爆發以來，帝國主義者奪取東方銷貨市場、原料來源地、投資勢力範圍以及軍事根據地的鬥爭，更其加強了。可是帝國主義者，雖然企圖以屠殺政策來保證自己在東方的統治，然而『物極必反』，東方的弱小民族就是因為此種高壓政策而愈趨革命化了。它們已經高舉民族自決的旗幟為資本主義制度敲着最後的喪鐘！印度、越南、南洋羣島、台灣、滿洲等地民族解放運動的再接再厲，就是顯例。

東方已經沸騰了。因為戰後帝國主義政治危機和經濟恐慌的加深，曾

引起了東方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國家民族解放運動暴風雨般的發展。帝國主義瓜分土耳其的塞佛爾（*Sèvres*）和約已經失效了。土耳其已經走上了新興的獨立國家的道路，而伊蘭也成爲半資產階級的國家了。印度、中國、高麗、安南、荷屬東印度、阿比西尼亞、敘里亞、埃及、亞刺伯等國，民族解放運動的增長，也成爲有目共睹的事實。

世界大戰以後，我們在東方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中看到一種新的現象，那就是這些國家中民族資本主義的相當的發展。例如現在印度的紡織工業工人已有七十萬人；而從事五金工業（如機械製造業，火車頭和車輛製造業以及造船業等）的工人也有十三萬多人。印度煤的採額——在一九二六年已增至二千一百五十萬噸，煤油的採額曾達至一百零六萬七千噸，前者工人有十八萬六千人，後者亦有二萬人。印度民族工業的發展是無庸否認

的事實。

土地問題，在東方大多數國家如中國、印度、波斯、埃及、敘利亞等國，也佔着首要的意義。它是反對封建殘餘及帝國主義壓迫的鬥爭的核心之一。因為東方各國大多數是農業國，農民是民族革命的基本隊伍，只有正確地解決土地問題，纔能吸引廣泛的農民從事反抗帝國主義的鬥爭。東方落後國家的解放運動，如果不倚賴廣泛的農民羣衆的行動，是不能取得最後的勝利的。因此東方各國領導民族解放運動的政黨，必須有其明確的土地綱領，完全消滅封建的殘餘，以滿足農民的要求，使農民積極從事此種運動以完成歷史的使命。

### 第三節 猶太民族問題

猶太人是近代世界上最受人壓迫、輕視的弱小民族之一。因此，我們對猶太民族問題加以歷史的檢討，並不是沒有意義的。

目前世界上猶太人的總數，約在一千四百五十萬人以上。他們是散居於地球上的每一角落，其中以蘇聯，波蘭等地為最多。在蘇聯，猶太人計有二百六十七萬二千人；在波蘭，計有二百八十五萬人；在羅馬尼亞，計有九十萬人。在美洲各國，共計有三百五十萬至四百萬人。

猶太民族，實際上，是一個混合的種族。這個種族的混合，在幾千年以前就已經發生了。不過有些學者，則認為猶太人是純粹屬於塞姆族。資產階級的學者認為猶太人是『天生的賤種』，說他們本身不但沒有受他們週遭其他良好種族血統的影響，反而倒破壞了其他優秀種族血統的純潔。贊成這一派理論的人，大概都是反猶太主義的先鋒。然而不管猶太人的種族

來源是怎樣，但是因為他們散居於各種不同的地域，受着地理及當地民族歷史、經濟、文化的影響而起了解變化，那是無疑的。例如美國著名的人種學者兼人身構造學者博雅斯曾說：『猶太人受美洲環境的影響，在身體的構造方面發生很大的變化，最顯明的標誌，是頭型不像東歐的猶太人了。』

現在世界上猶太人最受壓迫的是德國。國社黨不僅廢除了韋瑪憲法賦予境內猶太人參加國家行政機關的權利，而且在工商和自由職業各方面，也瘋狂地排擠猶太人。最可笑的是，國社黨領袖，甚至認為迷漫全世界的社會主義運動完全是猶太人搗亂出來的，因此，他們認為德國的一切艱難困苦和民衆革命的發展都應由猶太人負責。所以，國社黨二十四條政綱中，對於反對猶太人，也有明文的规定。到一九三三年初國社黨執政以後，

德國反猶運動使雷厲風行了。

現在在全世界上，僅蘇聯政府一掃民族的成見，對於猶太人的勞動者，不僅未加絲毫的壓迫，而且也如蘇聯一般的公民一樣看待，在政治和經濟上，猶太人一律完全平等。近年來蘇聯當局且在西伯利亞劃出一塊地域，專作為猶太人建國之地，允許他們實行自治，獨立地發展猶太人的文化。其對猶太人的重視，可想而知。

猶太自亡國之後，猶太人散處世界各國，他們既沒有領土，又無政府的領導，因此猶太人是否還成爲民族的問題，時常引起學者和政治家的爭論。我們上面已經說過，所謂民族是：『歷史上形成的一種有共同語言、共同領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在共同的文化上顯示出共同心理結構的固定集團。』只有具備上列各條件而無遺缺者，才得稱爲民族。依照這個定義，可以說猶太人民是沒有具備這些民族標誌的。猶太人民是沒有民

族的首要標誌——共同的領土，如果在世界的範圍來說，猶太人也缺乏共同的經濟生活和共同的語言。散居各國的猶太人，各在不同的經濟條件下過生活，大半說着他們居留國的語言。居住於巴勒斯坦的猶太人也有好幾萬，但與那裏的亞刺伯民族比較，猶太人還是少數民族；雖然猶太人在不列顛帝國主義者幫助之下，企圖在那裏創立他們自己的國家，然而事實上，猶太人這個幻夢並沒有實現。因此，猶太人在科學的意義上說，是不能構成一個民族的。但除蘇聯外，現在猶太人到處是被歧視的。他們與世界上其他被壓迫的民族，有一個共同的任務，就是，推翻帝國主義，達到全人類的解放。在這種意義上說，猶太人雖不是民族也是沒有關係的。

## 第四節 黑人問題

黑人是現世界上最受輕視最受壓迫的民族之一。他們的『祖國』是在非洲，人數約有一萬二千五百萬人。他們會被帝國主義的強盜當作『野獸』逐獵過，當作『商品』販賣過。因此，在近東和美州市場上都曾出現過『黑炭頭』。現時非洲的黑人，差不多百份之百已成爲獨佔資本的奴隸了。

美國曾爲『黑奴』的大本營。自從南北戰爭後，黑人雖列爲美國的公民，美國的憲法雖把黑人從奴隸的地位『解放』了出來，而與白種人完全平等，但在事實上，絕對不是這末一回事。我們知道，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裏，種族和階級的成見是免除不了的。何況美國南北戰爭，是北部較發展



的工業區域與南部較落後的農業區域的戰爭，這個戰爭只給北美資本主義發展執行清道夫的任務，因為那時美國北部工業區域所需要的是生產率較大的自由僱傭勞動。在這種見地上，南北戰爭的結果，會把黑人從奴隸的地位『解放』出來，這種『解放』只是把奴隸勞動變為自由勞動，對黑人的剝削、榨取、壓迫關係的基本彈簧並未觸動，並未改變，這是顯而易見的。所以，自南北戰爭後，美國黑人的平等和自由，只是形式而已，而束縛和不平等却是實際的情形。這使黑人的覺悟領袖，爲着黑人的真正解放不能不再度呼籲了。

黑人解放運動較出色的領導者是布克爾·華盛頓和杜波華博士兩氏。可惜他們所走的都是不澈底的道路。例如布克爾·華盛頓主張：『黑人首先應該學會做一個熟練的工業或農業的勞動者，這樣就可以取得經濟地

位，參加自由競爭。』這種純技術、純經濟的主張，顯然仍是爲資本主義打算的。他把黑人爭取社會、政治平等自由地位的最基本要求，完全忽略了。何況布克爾又進一步主張黑人建立自己的企業，企圖在白人資本勢力統治下爭得一席，這完全是『烏托邦』的夢想。因爲大資本吞蝕小資本是資本主義發展的鐵則，黑人縱使能創立他自己的企業，至多也不過是白種大企業的代辦所而已；同時這個代理人，對同種的黑人勞動者施以更廣泛、更深刻的剝削也是免不了的。

與此主張相反的，則是杜波爾博士。他認爲：『如果不以戰鬥的精神堅持着黑人的公民權利，黑人的經濟解放是不可能的。爲了爭取公民的權利，需要有黑人的智識份子羣，而成爲智識份子，又首先需要教育。』這也是片面的、純粹以教育少數黑人、提高少數黑人文化水準的主張。他最大

的缺點是忽略了組織黑人勞動大眾，直接參加社會鬥爭，以取得經濟和政治地位的平等和自由。杜波爾主張實現的結果，只有製造出一批『高等黑人』，爲統治階級效勞，對整個黑人的解放事業不會有多大的影響。杜波爾博士三十餘年來奮鬥中所得的慘痛經驗，證明他自己的主張是失敗了。他最近又進一步提出黑人愛國主義，歸根結底，也沒有什麼可歌可頌的奇蹟。他只把布克爾·華盛頓氏所倡導的『黑人必須建立自己的經濟體系』的理論再重複一遍罷了。然而杜波爾博士比布克爾·華盛頓究竟進步些，他除却主張建立黑人的經濟系統之外，還認爲：『空喊呼號是無效的，單獨鬥爭是脆弱的；先從自己團結入手，然後進行集團運動，才是我們黑人圖求生存平等的唯一步驟。』

要知道，種族的偏見是資本主義制度下統治階級所樂於傳播的意識形

態。在被剝削的制度下，黑種勞動者與白種勞動者毫無差別，也如黑種資本家與白種資本家毫無差別一樣。在這種意義上說，黑人爲要達到解放的道路，首先是要進行下列的工作：

第一，組織各國的黑人運動，牠應當包括各個地域：黑人文化和黑人抗爭中心的美洲，尙未被資本主義發展吸盡的人類勞動一個重要源泉的非洲，以及中美南美。尤其是東非的阿比西尼亞；這裏的黑人已經堅決地豎起反抗帝國主義的『叛旗』了。

第二，受着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壓迫和剝削的不僅是黑種勞動者，而歐美的白種勞動者和亞洲的黃種勞動者，他們所受的桎梏與黑種勞動者完全一樣。在這個見地上說，黑種工人的鬥爭只是全世界勞苦大衆推翻資本主義統治，建立新社會的總鬥爭中的一環。因此全世界的反帝統一戰線和

全世界的勞動組織以及全世界的共同革命行動，應當成爲解放黑人問題的正確途徑，換句話說，黑種勞動者應與全世界勞動者聯合成一氣，共同舉起反抗帝國主義，爭取民族的自決，這才是解決黑人問題最澈底的辦法。

### 問題：

- (1) 歐洲少數民族問題之現狀如何？
- (2) 東方民族是『落後』的麼？
- (3) 東方弱小民族如何才能獲得解放？
- (4) 猶太人如果不能稱爲民族，那末猶太人問題應當怎樣解決？
- (5) 蘇聯與資本主義世界對猶太人的待遇有何不同？
- (6) 現階段世界黑人解放運動之優點和缺點何在？

### 參考書：

- (1) 東方民族論 劉君穆譯 (民智)

- (2) 民族學研究集刊 中山文化教育館 (商務)
- (3) 弱小民族與國際 張肇融編 (正中)
- (4) 世界弱小民族問題 鄭昶編 (中華)
- (5) 國聯波蘭與歐洲少數民族問題 吳清友 (東方雜誌第三十一卷第二十號)
- (6) 猶太人問題 徐懋庸著 (生活)
- (7) 猶太民族問題 (新中華第四卷第四期)
- (8) 黑人問題 (江楓著中華月報第四卷第二期)

## 第六章

### 蘇聯怎樣解決民族問題

#### 第一節 帝俄統治下的民族問題

在革命前，俄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在帝俄的人民成份中，大俄羅斯人僅佔人口總數百分之四十三；其餘的百分之五十七都是別的民族。帝俄的人口比例雖然是那樣，但帝俄爲要適應少數大俄羅斯人的利益，對於境內的大多數其他民族的利益，不僅忽視，而且加以殘酷的壓迫。帝俄政府所實行的是『分而治之』的政策，牠經常地挑撥諸民族間的惡感，使他們相互鬥爭。所以，人們把舊俄叫做『民族的監獄』，這絕不是偶然

的。

沙皇制度最可憎惡的是有系統地採用壓迫異族的政策，這不能不引起被壓迫民族的憤懣和反抗，增加他們要求獨立和自治的情緒。無疑的，俄國專制制度下的民族政策完全是與俄羅斯軍事封建帝國主義的利益相符合的。牠爲要擁護大俄羅斯地主和資本家的特權，就把國內各種各樣的民族箝錮於自己的鐵爪之下，不僅施以政治的壓迫，而且爲着銷售統治民族的商品和獲得統治民族工業原料的來源，也把這些被壓迫民族作爲自己經濟的附庸了。

帝俄的民族政策有兩個目的：第一，是殖民地化；第二是俄羅斯化。牠爲着要把千百萬非俄羅斯人的廣大領土佔爲已有，曾採用着各種野蠻的殖民地化的方法，例如掠奪土著人民的肥沃土地，把俄羅斯人移殖到



那裏去，和國家的官僚行政機關沆瀣一氣，把當地的人民當做部落的奴隸去榨取；至於強制地實行俄維斯化，最顯明的方法，是禁止各民族使用自己的語言，比如烏克蘭人，白俄羅斯人，波蘭人，以及其他許多數民族，都不許採用本族的語言寫讀，不許他們用本族的語文發展教育。帝俄的民族政策，對猶太人尤為殘酷。如果說舊俄境內除大俄羅斯人之外，其他少數民族的公民權，都受了限制，那末對猶太人的公民權簡直被褫奪無餘了。因此，舊俄的反猶太人運動，完全是在政府慫恿之下來進行的，那時猶太人大批地被屠殺，簡直是家常便飯。

## 第二節 十月革命與俄國民族問題

十月革命的勝利，奠定了民族合作的基礎，牠把帝俄『民族的牢獄』

變爲蘇聯民族的樂土。同時，蘇聯革命的勝利，也得力於過去帝俄統治下的被壓迫民族的贊助不少。

在俄國二月革命時，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就提出了動員一切革命力量的任務，包括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運動在內，以反對俄皇、地主，和資本家。這個時候，俄國的民族問題，會成了最迫切的問題。該黨會極力反對克倫斯基臨時政府關於民族『平等』的宣言，因爲在這個宣言裏面，一方面，雖主張民族的『平等』，而另一方面，却害怕民族的分立；多數派則號召俄國的工農大眾，不要害怕俄國境內一切民族的分立，他們不贊成用暴力把俄國境內的弱小民族，強制地箝錮於大俄羅斯民族的週圍，而主張各民族應真正自願地、真正自由地結合起來；并且認爲要實現這一結合，非賦予弱小民族以分立自由的權利，是不能成功的。其論據是：『俄國愈自

由，則我們共同承認大俄羅斯民族分立的自由也愈堅決；各民族分立的自由愈堅決，則吸引其他民族與我們聯合的力量也愈大；吸引其他民族與我們聯合的力量愈大，則各民族間的齟齬和敵視亦愈少；各民族間的齟齬和敵視愈少，則真正分立的事情未必多。『十月革命後，多數派就根據這個論綱，發表了如下的俄國人民權利宣言：

『工農的十月革命，已在總解放的旗幟之下開始了。農民從地主政權之下解放了出來，因為地主的土地私有權再沒有了，牠已經被取消了。陸軍和海軍的士兵從專制軍閥的政權之下解放了出來，因為這些軍閥現在已被淘汰和更換了。工人已從資本家的頭指氣使之下解放了出來，因為現時工人對製造廠和工廠的控制權已經確立了。總之，一切有生活能力的人們從可憎的桎梏之下解放出來了。

剩下的只有過去和現在受壓迫的諸民族，牠們的解放應當立刻進行，牠們的解放應當堅決地進行。

在帝制時代，俄國諸民族相互之間，有系統地被挑撥離間。此種政策的結果，很明顯的，一方面是齟齬和屠殺，另一方面，是諸民族的被奴化。

現在此種可恥的政策不應當再有，而且也不應當使其復活了。目前應當代以俄國境內各民族的自願和純潔的聯合。

在二月革命以後，政權曾經移到立憲資產階級的手裏，公開挑撥的政策雖然放棄了，但隨之而來的則是對俄國諸民族懦弱不信任的政策，以民族『自由』和『平等』的口辭，來掩飾離間的政策。此種政策的結果，很明顯的是：民族敵視的加強和相互信任的破壞。

只有自願的聯合，才能使俄國境內諸民族處於睡夢狀態的工農大眾成爲一致的革命力量，來反對帝國主義。侵略主義資產階級的一切襲擊。

本年（一九一八年）七月間蘇維埃代表大會已宣布諸民族的自由自決權。本年（一九一八年）十月第二次蘇維埃代表大會又堅決地對於俄國諸民族此種不可侵犯的權利，加以確認。

爲要執行這些代表大會的意志，蘇聯人民委員會決定下列原則，作爲牠處理俄國民族問題的基礎：

（一）俄國境內諸民族一律平等；

（二）俄國境內諸民族有自由自決權直至分立和創立獨立國家的

權利；

(三) 取消一切民族宗教的特權和限制；

(四) 居住蘇聯境內的一切少數民族和人種與文化都有獨立發展的自由。』

這個宣言是人類歷史上的最大文獻，牠的意義不下於法國大革命時代的人權宣言。

我們知道十月革命後，蘇聯政府不僅實現了境內諸民族的自由和平等，而且承認了資產階級的芬蘭、波蘭、愛沙尼亞和立陶宛的分立。蘇聯民族問題正確的解決，也幫助了牠在內戰時能夠迅速地戰勝了自己的敵人。大家都知道，蘇聯在內戰時，舊俄的地主，資產階級，以及妥協主義者，勾結帝國主義者利用俄國境內諸民族對大俄羅斯民族的不滿，曾在烏克蘭、白俄羅斯、和高加索，創立了許多反革命的國家，以反對蘇聯的新

政權。在鬥爭中，俄國弱小民族，愈益深信鄧尼金、柯恰克等帝俄餘孽，不能實現其民族的意志和社會經濟的要求，他們深信只有蘇維埃政權才能把他們從民族的壓迫之下解放出來。所以內戰的結果，舊俄民族資產階級的聯合政府和帝國主義的武裝干涉，終於是崩潰了。

## 第二節 蘇聯民族政策與民族文化

前面說過，帝俄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自革命政權確立後，要把這些不同的民族自由地結合爲自由的聯邦是有許多阻礙的，如大俄羅斯的狹義愛國主義，民族實際上的不平等，以及土著的民族主義都是。大俄羅斯狹義愛國主義，其最明顯的表現，是想忽視各民族語言、文化和生活的差異；企圖消滅各民族共和國和民族區域；企圖破壞民族平等的原則；希望

蘇聯政府放棄對民族機關所採用的政策，不要使他們的報紙、學校及其他國家和社會組織民族化。這派人的出發點，以爲蘇聯社會主義業已勝利，一切民族應當併合而爲一，他們的語言等應當變爲統一的，這樣就可以消滅民族的差異。如果依照這一派人的意見，在一個國家範圍內，在蘇聯範圍內，只用一種共同的語言，那末這本質上就等於恢復以前統治語言——大俄羅斯語言的特權。但蘇聯政府並沒有接受這一派的意見，牠所採取的政策，是堅決地消滅民族的壓迫和民族的特權，而實行民族的平等，並規定各民族文化與經濟生活都有獨立發展的權利。

蘇聯的民族文化與資本主義國家的民族文化，截然不同。因爲在資產階級統治下的民族文化，文化的內容是資產階級的，文化的形式是民族的，牠的目的是在用民族主義的毒素來麻醉大眾，籍以鞏固資產階級的統



治；至於蘇聯的民族文化，那就另外一回事，牠的文化的內容是社會主義的，牠的文化的形式是民族的，牠的目的是在用國際主義的精神來教育大眾，籍以鞏固蘇聯的政權。這兩個原則上的差別，無論如何不能加以混淆。這裏我們應當着重指出的，就是烏利雅諾夫所以反對資產階級的民族文化，是反對民族文化的資產階級的內容，而不是反對資產階級文化的民族的形式；同時他不把社會主義的文化當做非民族的文化去觀察，而否定其或種民族的形式。

這裏或者有人以為社會主義是要把各民族的文化併合為一個總的文化（無論在形式或內容上），應用同一的語文；可是現在的蘇聯，却主張發展民族的文化，這不是自相矛盾麼？這裏一點矛盾也沒有，因為只有民族文化高度的發展和廣泛的開展，才能創立聯合各種民族文化為社會主義文化

的條件。當勞工專政只在一國範圍內實現的時候，牠只有發展以社會主義爲內容，以民族爲形式的文化；當勞工階級革命在全世界勝利的時候，社會主義已深入人們的生活之中，那時各民族的文化才能融化而爲社會主義的文化（無論形式和內容），這就是關於民族文化問題辯證的提法，牠和國家問題的提法一樣，大家都知道，在社會主義時代，國家要死亡的；但是目前蘇聯却竭力來強化勞工獨裁的政權，使牠成爲比現存的任何政權都要強大，這表面看去好像與社會主義是矛盾的，但實際上，勞工國家政權高度的發展，其目的是在準備國家政權衰亡的條件。

其次，當時蘇聯有些人對於民族問題還發生了地方民族主義的傾向。

這些人想在地方民族狹窄的框子中來抹殺民族社會集團的矛盾，企圖脫離社會主義建設的巨流，來擁護大俄羅斯的狹義愛國主義。他們沒有看到蘇

聯諸民族勞動大眾的接近和聯合，而只是認為某一地方的民族可以「壓倒」一切。這只是過去被壓迫民族當中已經失去政權的統治階級對勞工獨裁不滿的反映，牠只想恢復牠自己的民族國家和建立牠自己的階級統治。這種傾向的危險，是在於崇拜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而削弱了蘇聯諸民族勞動大眾的一致，結果只成爲反蘇聯的險謀家手裏的政治工具罷了。

蘇聯政府怎樣克服這些危險的傾向呢？牠爲要克服這些阻礙，就採取一切方法，首先使各民族了解新政權是牠們自己的政權，是國際性質的政權，而不是俄羅斯的政權；使各民族的一切政治，文化機關「民族化」，就是說施行適合於某一民族的設施；第二，在聯邦政府之下採用民族院的制度，使每一民族，至少是蘇聯境內的基本民族都有牠自己的代表來參加，以便在這種情形之下，使各個民族的需要都能無條件地得到滿足；第三，

一切蘇聯高級機關，都能無例外地反映各共和國和諸民族的利益。

總括起來，蘇聯解決民族問題的原則，有下列四項：

第一，建立各民族無產者與半無產者接近的政策，進行推翻地主和資產階級的共同革命鬥爭；

第二，爲要克服被壓迫國家的勞動大衆對過去壓迫牠們的國家的勞工階級的不信任，曾實行消滅任何民族集團的一切的特權，實現完全的平等，承認殖民地及不平等民族的國家分立權；

第三，根據同樣的目的，提出仿照蘇維埃的形式組織聯邦的統一國家，作爲走向完全一致的過渡形態之一；

第四，以歷史的觀點主張民族的分立，就是說，根據某一民族歷史發展的某階段：或從中世紀制度走向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的道路，或從資產

階級德謨克拉西走向勞工階級德謨克拉西的道路。

#### 第四節 蘇聯解決民族問題的國際意義

諸民族經濟統一的過程與帝國主義統一此種過程的方法間的不可調和的矛盾，決定了資產階級無力而且也不能找到解決民族問題的正确方法。蘇聯當局深思遠慮地估計到了此種情形，對於民族問題採用了民族自決以至分立的原則，主張各民族都有建立獨立國家的權利。遠在一八九八年，當時各資本主義國家裏民族問題的矛盾還不十分明顯，俄國的社會民主工黨就已經承認民族此種無限的權利。到十月革命爲止，該黨在歷次決議案中都对民族問題作了更明確的規定。帝國主義大戰與隨着大戰而來的風起雲湧的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都證明了這一原則的正确。該黨曾堅決地否

認對民族的任何強制的方式，而承認民族的平等和自主，認爲只有在合作和自願的原則上，才能施行民族堅強的團結，并認爲要實現此種團結和聯合，只有在推翻資本統治以後，才有可能。此種解決民族問題的革命政策，自然，獲得了帝俄境內諸少數民族的廣泛勞動大眾的同情和擁護。這種同情和擁護，無疑的，是蘇聯十月革命勝利的決定因素之一。

十月革命把解決民族問題的諸原則實現了。牠推翻了民族壓迫的基本執行者——地主和資本家的政權，建立了勞苦大眾的政權，牠切斷和粉碎了民族壓迫的鎖鍊，根本改變了民族間的關係；牠剷除了前民族敵視的根源，建立了民族合作的基礎，而取得了全世界被壓迫民族的信任。顯然的，蘇聯的勞苦大眾如果沒有獲得此種信任，他是不能戰勝哥察克，鄧尼金以及福蘭寄爾等反革命勢力的。另一方面，也很明顯的，從前帝俄境內

諸少數民族，如果沒有十月革命的勝利，他們也不能達到自己的解放。大家都知道，當資本巨頭執政的時候，當過去『強大』民族的小資產階級，尤其是農民還充滿着民族成見的時候，民族的敵視和衝突是不可避免的。反之，當農民以及小資產階級，圍繞在勞苦大眾的週圍而為後者領導的時候，當勞工獨裁，已經穩固的時候，民族的和平和民族的自由却成爲必然了。因此，蘇聯民族政策的勝利，曾建立了全世界諸民族兄弟般合作的基礎，這種國際的意義是不容忽略的。

在十月革命的初期，俄國諸民族的勞動大眾首先體驗到民族獨立的可寶貴；但是因爲外國帝國主義者及國內反動派的干涉和搗亂，當時民族的合作並未達到完全確定的境地，牠還沒有嚴格地規定其合作的形式。在內戰猛烈的時期，各民族共和國都托軍事自衛視作急務，所以當時蘇聯諸民

族的合作，曾採取了軍事聯盟的形式。

到內戰結束後，當時各民族的迫切問題，是復興被戰爭破壞無遺的經濟。這個時期，經濟的聯盟取軍事聯盟的地位而代之了。於是各民族共和國聯合而為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即蘇聯），民族合作的形式已達到完成的程度；各民族的軍事經濟，以及政治的聯合，遂在多民族的蘇維埃國家裏實現起來。因此，俄國勞苦大眾以蘇聯的形式作為正確地解決民族問題的鑰匙，而開闢了一條以民族自願和平等為原則的，堅固的，社會主義的多民族國家的新道路，這種國際的意義也是不容忽視的。

最後，蘇聯是世界革命的大本營，牠給解決人類歷史的命運，立下了一道路標。牠的經濟文化建設的成績告訴我們，資本主義的一切民族聯合的方式，如什麼『泛斯拉夫主義』，『泛美洲主義』，『泛日耳曼主義』，



『泛亞細亞主義』等等，都是帝國主義欺騙弱小民族的陰謀。牠指示全世界的勞動大眾：只有各民族自願的平等的結合才是澈底解決民族問題的旗幟。牠拿這幅旗幟獲得了全世界的被壓迫民族的同情，鞏固了他的政治地位，增強了世界革命的後備軍，加速了帝國主義的消滅。這種國際的意義，也是不容我們忽視的。

目前民族問題在世界上顯然地分成了兩個營壘：一個是資本主義的世界，那裏充滿着民族的敵視和不平等，充滿着殖民地的奴化和宗主國的狹義愛國主義，充滿着民族的壓迫榨取，和挑撥離間，以及帝國主義的暴力和戰爭；另一個世界則是社會主義的蘇聯，那裏充滿着民族的相互信任與和平，民族的自由和平等，各民族和平的共居和兄弟般的合作！

## 問題：

- (1) 帝俄的民族政策是怎樣？
- (2) 少數派，社會革命黨和克倫斯基政府怎樣解決俄國的民族問題？
- (3) 蘇聯按照什麼原則解決民族問題？
- (4) 蘇聯民族的合作經過幾個階段？
- (5) 在社會主義聯邦中鼓勵民族文化的發展是否是矛盾？
- (6) 蘇聯民族問題之國際意義何在？

### 參考書：

- (1) 蘇聯研究 胡愈之等著 (申報月刊社)
- (2) 蘇聯大觀 韓起編 (良友)
- (3) 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 柯雪飛譯 (揚子江)
- (4) 現代民族問題 郭眞著 (現代)
- (5) 民族問題 李達編 (南強)

## 第七章 中國民族問題

中國的民族問題也如其他一切民族問題一樣，是中世紀制度未被消滅的殘餘。因此，解決中國民族問題是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之一。就是在這個見地上，所以我們觀察中國民族問題，須把牠與革命的基本任務——消滅帝國主義的統治（在目前的條件之下是『抗日第一』），創立民族獨立的國家和解決土地問題直接聯繫起來。

在目前日本帝國主義兇惡地實行吞併中國的當兒，應當特別注重中國民族問題的提出及其正確的解決，這有着嚴重的政治的意義。因為帝國主義者侵略中國的陰謀，往往是假手於中國民族問題的複雜性，毒辣地挑撥

中國現有諸民族的矛盾，來實現牠對中國的侵略。帝國主義者利用中國境內的民族問題，暗中鼓動少數民族的暴動，以達到其直接瓜分中國的目的。日本帝國主義者，利用溥儀作傀儡，強佔了中國東北四省領土；現在又藉口『幫助』蒙古民族的『自治』，實行囊括內蒙；同時在『幫助』纏回人『自治』的口號之下，日本和英國都想插足新疆在！『幫助』西藏人『自治』的口號下，英國想掠奪整個的西藏。不過中國近年的民族解放運動，已把境內大大小小的少數民族，都捲入反帝鬥爭的漩渦，使他們深深地覺悟，帝國主義的壓迫並不是中國境內個別民族的問題，而是整個中國民族的問題。爲着要對付共同的敵人——帝國主義，中國境內，各民族只有團結起來，共同奮鬥；如果某一少數民族只由『上層份子』受着帝國主義的利用，空言『自治』或『分立』，結果只有成爲帝國主義的附庸。因此，中國民族

問題正確的提法和解決，應當把中國境內諸民族變成中國民族革命的積極因素，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爭取整個中國民族的解放，爭取土地革命的完成，爭取民主政權的實現。

我們應當明白，中國在沒有消滅封建制以前就已經形成了國家。在這種意義上說，牠是多民族的國家，牠在歷史過程中往往由一個較爲發展的民族，來領導其他比較不大發展的民族。這些民族起初在政治上，以後在經濟上隸屬於統治的民族。中國的國家，是所謂亞細亞的專制制度，它是在形成民族與消滅封建散漫性的過程與形成中央集權國家過程不相適應的條件下創立起來的。換一句話說，中國的國家是在『較爲發展的』漢族農奴主和商人軍事·封建膨脹的過程中形成的。牠們把中國領土內『不大發展』的非漢族隸屬於自己，比創立近代國家的過程還要快些。這種封建

式的國家，是由幾個還沒有蛻化爲民族，可是已經集合於一個國家周圍的諸『民族』構成的。這些民族一大部份已與統治的漢族同化，一小部份直到現在，在中國的疆界內還保留其自有的民族生存。在歷史上形成的中國，實際上，是多民族的國家，佔着統治地位的漢族，在歷史上曾經不止一次在政治上奴化過和在經濟上剝削過境內的非漢族。

十九世紀的中葉外國資本主義開始侵入了中國，到二十世紀初世界帝國主義形成的時候，中國更進一步被轉化爲半殖民地；一九一四——一八年世界大戰完結後，尤其是在這次世界經濟恐慌爆發以後，中國已有陷入完全殖民地化的可能。這些歷史的轉換點，對於了解近代中國的民族問題，實具有決定的意義。帝國主義『開關』了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把中國捲入了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的漩渦；但是，中國資本主義正常發展的過

程，終爲帝國主義的統治與半封建制度的殘餘的相互結託所阻礙了。也就是因爲這一點，十九世紀中葉中國的解放鬥爭——太平天國運動，未能向前邁進，而獲得民族的獨立和自由的發展。帝國主義者把中國的農奴封建制度的殘餘保存起來，作爲他們統治中國的支點。這一點，正加強了對中國的民族壓迫。帝國主義會竭力者設法保存中國封建式的散漫性，並近而慫恿中國邊疆少數民族在經濟政治上脫離中央政府和分立，把牠們變爲自己的殖民地。正是這些環境決定了中國民族問題的特性。

我們在上面談過，民族問題的提出，須估計到具體的客觀條件，個別的历史階段，以及在同一歷史時代這個國家和別個國家不同的特性。很明顯的，近代中國的民族問題，是在帝國主義和世界革命的時代，是在資本主義制度總危機的時代，是在地球上六分之一領土已在建立社會主義社會

的時代，是在中國民族鬥爭風起雲湧的時代提出來的。因此，近代中國民族問題，在原則上不同於西歐的民族問題，後者是在資本主義上升時代，其伴着而來的是作為民族問題表現形式的民族運動；而中國的民族問題，則是在資本主義沒落時期所提出，其民族解放運動是與世界革命運動分不開的。

此種歷史時代的差異點，決定了中國民族問題的若干複雜性。第一，中國是受先進帝國主義國家所壓迫的民族，因此，中國的民族問題，應當視作整個中國民族從異族帝國主義鐵蹄下解放出來的問題；第二，中國境內非漢族的諸少數民族，在歷史上曾為中國統治民族壓迫的主體，但同時也是歐美及日本帝國主義實行民族壓迫的對象。最近幾十年來，中國半殖民地式的發展，使中國不能完成自己創立獨立民族國家的任務。因此目前



中國整個民族問題只有在反帝，尤其是以反日爲第一的旗幟之下，才能獲得解決，牠的任務是爭取國家的獨立完整和統一。同時這一歷史使命的完成，是與解決土地問題分不開的。

無庸否認的，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不僅邊疆省份，如蒙古、甘肅、四川、新疆、西康、青海、雲南等地，住有各種各色的民族；就是本部的廣東，廣西，湖南等省，也住有很多的民族。在國難日深，國境日蹙的今日，我們主張中國境內的這些少數民族，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都應有獨立發展的機會。萬不可再加以歧視，因爲這些少數民族本身地位的加強，正是整個中國國力和民力加强的主要源泉。他們是構成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基本隊伍，我們在事實上應以平等的原則對待他們，使他們不但爲帝國主義所利用，而是要使他們與漢族的廣大勞苦大眾攜手，共同爲

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而鬥爭。在這種意義上說，我們尤其要注重這些較小民族大眾生活的改善，單單籠絡他們的上層份子，絕不是國難時期團結對外的根本辦法；總之，我們要剷除任何帝國主義加諸中國境內任何民族的壓迫，同時我們也反對中國諸民族間有着民族壓迫的存在！

# 青年自學叢書編例

一、本叢書以介紹各科基本知識和研究方法，輔助青年自動學習研究爲宗旨。

二、本叢書內容包含下列各方面：

(一)關於社會科學與哲學的基本知識；  
(二)關於國際問題的基本知識；(三)關於文藝閱讀寫作的修養與文學藝術的基本理論；(四)關於自然科學的最新而有價值的發明知識；(五)關於其他切要問題的單獨研究。

三、本叢書態度注重客觀而公正；文字力求通俗和明暢；取材務求適合大眾的興味和需要；對於各項問題的解釋，尤注重實例，不尙空談；凡講述基本知識和基本問題的書，每章末尾，均列舉練習題目和參考書籍，以便讀者作進一步練習自修之用。

四、本叢書暫定每月發行兩冊，以五日及二十日出版；每半年爲一輯，每輯十二冊。每冊約自二萬至五萬字。

主編 張仲實

特約撰稿人

千家駒 王紀元 平心

立波 艾思奇 克士

邵宗漢 沈西苓 沈志遠

沈茲九 沈起予 吳敏

吳清友 金仲華 金則人

周游 茅盾 胡風

胡仲持 胡愈之 柳湜

姜君辰 孫克定 孫治方

孫懷仁 陶行知 馬星野

張弼 徐雪寒 徐懋庸

章乃器 畢雲程 葉作舟

漢夫 錢亦石 錢俊瑞

薛暮橋 駱耕漠 韜奮

# 青年自學叢書

大衆知識的淵源 青年自學的指針

第一輯 ● 二十冊

◆ 已出五冊 ◆

社會科學研究法

平心著  
實價三角

現代哲學的基本問題

沈志遠著  
實價三角

怎樣閱讀文藝作品

沈起予著  
實價三角

政治常識講話

漢夫著  
實價三角

民族問題講話

吳清友著  
實價三角

◆ 續出各冊 ◆

思想方法論

韜奮著

文學與生活

胡風著

怎樣研究政治經濟學

柳湜著

怎樣研究中國經濟

錢俊瑞著

寫作的準備

茅盾著

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小史

錢亦石著

簡明世界現勢圖表

金仲華著

上海生活書店發行

本店 特約 十大 銀行 均可 免費 匯款 購閱 省費 便利 妥捷 無比

活生